

美國魏禮森著

支那

廣智書局印

美國魏禮森著

支那

廣智書局印

MG
K92
8



3 1774 6554 3

譯魏禮森支那序

支那一大問題。西人之著書者。無慮數百種。魏禮森以美國陸軍統將。遊歷支那最久。其攷察亦最詳。故所論支那之情形。專注重於教育。大旨謂無教育。則人民之新思想。不能發達。而一切農工商業。因之都無進步。是乃支那貧弱第一之原因。然支那人苟施以上等文明之教化與科學。則黃人之性質及其能力。必驟發現於地球之上。與白種不相上下。此作者之特識。各篇之中。三致意焉。及語財政之糜爛。兵事之腐敗。而謂支那似無骨之大漢。痛哉斯譬。此固列強意中之所指目。而魏君以一言道破之者也。書成於一千九百零一年。適當拳匪亂後。其末篇於各國對待支那之政策。危言聳論。尤爲深切著明。凡俄法之陰謀。英德日本之現狀。闡抉無遺。且有已驗者。原書凡二十二章。今有刪有併。定爲八章。蓋書本爲美國人研究支那問題而作。間記支那故實。如諭旨奏摺。李鴻章與恭親王。以暨拳匪之始末。敘述多而議論少。已詳見他書。無待遂譯。至其自序一篇。乃記一千

九百年。魏君奉派至支那。統率援軍。仍取以弁諸首云。東吳范禕識。

支那

序

二

支那

China

著者

美國

魏禮森

Wilson

譯者

香山

黃斌
東吳 范 禕

首章

序記

當一千九百年六月。余在古巴島。統帶墨坦節斯。

Matanzus

與山脫克賴練

Santa Clara

營。兼統墨坦節斯城之駐兵。讀日報見支那與世界上諸國失和。已

當危迫之際。方中日戰爭時。余於支那證明全局變遷之原因。至今歷歷尚在。近

又由各報得無數新聞。愈有啓發。增入余近年來所著書中。凡各報所錄。俱爲特

派之訪事。與旅居遊歷支那。及在支那辦鐵路礦務之人。所函告者。

余昔年遊歷支那。以增廣識見。又欲乘此機會。攷察一切。及抵支那。見其政府之

支那

首章

一

115167



輾弱。皇帝之委靡。朝政之腐敗。人民之窮困與艱難。一一現於余之目前。更以列強共關商務之利益。各逞威權。壓力之加。殆無間斷。而且時時侵擾與奸詐。此腐敗政府中。又有宗族朋黨之競爭。新舊帝后。互相水火。種種關係。余俱知之甚悉。與旅居支那者。同其透切。故如拳匪之發難。及發難之起點。已不能脫我眼光之外。蓋余卽所見而揣知者。皆爲支那將來之預兆。此等預兆。頭緒甚多。支那與世界列強將來之交涉。胥包括於預兆之內。乃一定無疑者也。

試取余昔年所採取所探索者。細爲推想。美國自應派兵於支那。以保守本國之權利。而此次偶然起釁。更宜派兵前往。蓋余前者遊歷所得。於美國政府。不無裨益。故嘗特電致本國副元帥。令其將余在支那考察之情形。轉告兵部。並言余已遊徧或有運用或無運用之世界大舞場矣。此函在六月十七號。尙未得有拳匪肇亂之消息也。其時美國將軍中。在支那遊歷最廣。與熟悉支那文武各官者。除余以外。無第二人。迨六月十七號後。拳匪事起。一時動力甚速。大沽礮臺。忽焉攻

破矣。北京鐵路。忽焉截斷矣。各國公使。忽焉俱擬出京矣。德使忽焉遇害矣。使館忽焉被圍矣。通商各強國均擬派援兵以救公使。事甚急迫。美國政府亦與他國一律。傳令由曼尼拉 *Manila* 與合衆國。派兩處兵至支那。後又聞陸軍少將楷非 *Chaffee* 已奉命派充統帥。升爲陸軍中將。七月二十號。副元帥電致古巴與余云。兵部擬遣君至支那爲統帥之副。余接電立行作覆云。六月十七號。余曾請於兵部。今旣蒙派往支那。余願聽命。至次日。余即得兵部號令。將所有公事交與駐哈維那 *Havana* 與檳那担羅利亞 *Pinar del Rio* 之大將。非蘇甫利 *Fitzhugh Lee* 余遂挈中軍官同往紐約克 *New York* 見中將楷非。

余旣奉兵部之號令後。連夜將應辦事宜料理。又將按年一切公文專件。一律預備移交。七月二十四號清晨。由墨坦節斯乘汽車往哈維那。當日下午。又乘汽船往紐約克。是時方知軍中需用之馬匹。已於前數日下船。四禮拜後。余等旣至支那。軍需局已將馬匹在北京交付。並未畧受傷損與穢污。計其水陸程度。船中岸

上。二月之間。共行一萬二千英里。直至北京備用。於未用之先。姑牽兩馬。令兵試騎。四小時內。即由北京至余總營。並無倦意。由此觀之。足以顯新近運載之法。太有效驗矣。在十九世紀之末。爲陸軍遣派馬匹。涉地球上最遠之國。此實爲末一次也。

余由墨坦篩斯。攜家眷及中軍官。僅四日。已至紐約克。既至之後。該埠正在驗疫。余以兵部之照會。驗疫官甚易放去。故並無阻難。渡過一洲。祇用三十六小時。八月二號至舊金山。三號午前乘汽船渡太平洋。所乘者爲日本商船名亞美利加丸。此船速力。均分之每一小時約行十四海里。經過檀香山。橫濱。神戶。而至長崎。即換坐合衆國運兵船印第安那。Indiana 九月一號傍晚。在大沽下碇。由墨坦篩斯至大沽。共行三十七日。爲自古巴至支那最速之期限矣。路上因事機緊迫。一刻不敢停留。且余深知在北京之外人。爲數甚少。不足以敵支那之蠻族。又恐聯軍被困。難以取勝。又恐途中多險。不能急進。乃既至之後。北京使館。業已解圍。

矣。

雖然。余在橫濱時。所得消息甚少。然已知聯軍進京。使館解圍。故立意過行。在天津祇休息半日夜。進城遍歷焚燬之地。及前日之戰場而已。至次日清晨。即乘汽車至楊村。正當午時。所遇聯軍甚多。防守亦極嚴。在楊村歇息稍久。見少尉羅斯 *Rhodes* 羅斯者。統帶合衆國第六營馬隊。駐楊村者也。由天津至北京之大道。數年來余曾往返六次。附近鎮市。俱極熟悉。幸此一帶。尙無拳匪。余以隊長一人。兵士五人。護送。是晚即至河西務。第二日將騎馬循舊路至北京。不過四十英里。既聞聯軍分隊。奉有號令。繫於半途。無論何人。不准經過。乃沿河道至通州。從者無多。甚爲危險。日晡方至。及由通州進京最近。祇十一小時。第二日已抵北京矣。余沿途所見。皆駐有聯軍。村莊市集。毀壞無遺。民房之中。亦劫掠一空。百姓俱已逃盡。六畜家禽。悉數被人取去。田中麥黍。均遭踐踏。北河泥水。所浮者皆支那之尸骸。甚爲臭穢。

余至北京，中將楷非接待甚優。即派余統美軍。駐美國所分之地段。在皇城與漢城之間。所有責任。即掌號令、督警察、巡街道、導難民使歸原處也。於是余在支那都城之中。住居二閱月。頗勤慎以從事。斯時在北京之美兵。步軍第十隊，與第十四隊。水師兩大隊。第六隊之馬兵四營。又有極精之礮軍一隊。所駐之地甚安。糧食衣服。亦甚充足。轉運靈便。未嘗稍缺。惟覺將官不敷用耳。所有受傷之兵士。大都已送往天津。軍醫隊亦頗盡善。醫院初雖不甚完全。後已改良。美國之兵。與他強國之兵較。各事皆力爭上游。消息靈通。攻戰之本領。亦不下最新之軍隊。其器械及營中一切需用之物。供給周到。且皆上等。他如馬騾車輛。較勝於別國。至於兵之用命與靈動。步伐之紀律。或行或止。亦足與德兵日本兵相媲美也。

余此時更得一機會。有英國之兵一千五百人。歸余節制。並帶野戰礮四尊。在八廟與拳匪開戰。英兵與美兵。皆甚得力。事事依軍令而行。總可爲最高之程度矣。當時在戰場上。美國人初不知英國之印度兵。舉動果何如也。余所統兵至各處

征勦。不過遇一次險事。因此英兵與美兵。意見畧有不合。英國兵欲回白塔與二廟。余極力阻止。但英國兵係奉其公使竇納樂 Sir Claude Wade Donald 之命。余即解統帶英兵之權。而將美國兵收回。

余在北京兩閱月。固爲統率美國之援兵而來。亦得藉以認識各國之公使、大將、兵官。及在聯軍隊、一切執事之人。余與楷非及美國隨營各將官。俱極和好。各得歡心。余所交好。亦無平常之輩。各聯軍亦連合甚堅。彼此協力。毫無參差。

近世以來。合全世界文明之強國。因尋常之事。聯兵於一處。尙爲首次。其主義在解公使館之圍。故各人皆願盡力。且樂於用命。所幸者大功告成。由始至終。並無齟齬之處。各國聯軍統將。皆爲上等最有體面之人。遇爲難事。得以聚集互商。當楷非出兵時。余爲代庖。亦得與會議之役。苟有所見。靡不開誠布公。坦白相告。無所隱藏也。

陸軍大將爲伯爵華德西。Count Van Waldensee 中軍官爲副都督立業威區。Li-

nievitch

此人在俄營有年。最爲老練。英國兵歸副都督阿路勿里特加斯利

Alfred Gaselee

統帶其印度兵歸中將巴路

Barrow

統帶法國兵歸中將復倫

Voyron

中將弗離Frey及大佐空替

Comte

統帶奧國、

意國、

西班牙、

比利士、

則祇

有水師數隊。保護使館。並未額外派兵。此水師俱歸兵官統帶。不常與聯軍在一處。美國兵則歸楷非與余統帶。聯軍之中。俱能英語法文。又用精於英法言語文字之人相助。故商議及公文往來。甚易明白。聯軍攻據北京後。德國陸軍大將華德西已至。因其聲望甚大。官職又高。故舉爲聯軍總帥。但是時戰事已平。其餘零星小戰。各軍可以自立。故聽令者亦祇有德兵而已。其屬下之最著名者。即大佐約克。Yorke。惜由萬里長城往張家口征勦拳匪時。睡於支那之民房中。正值嚴寒。燒煤過多。爲炭氣所悶死。

李鴻章奉政府命。由廣東調回。重爲直隸總督。余來支那未久。亦至北京。充議和全權大臣。重得相見。覺其身體不如往年。年紀已老。行走需人。惟辦事之精神。仍

不下於曩日。咨會各國。先申明全權之證據。又允於被毀之公使館。及教士教民之產業。一律賠償。保守和局。禁止將來再肇亂端。所有西人之問題。無不立時回覆。其言語與舉動之間。並不顯有奸詐可疑之處。但自覺責任太重而已。

政府之中。亦派慶親王同出議和。實爲有名無實之欽差。既鮮閱歷。又少才幹。除聯絡滿洲朝貴。與皇族中人外。別無奇能。當和約萬分緊迫之時。賴有李鴻章一力擔承。其權力較往日更大。蓋李鴻章在近二十五年。可爲一有進步之國家老友。其本國歷史中。要當敘述及之矣。

余在北京。又得與前至支那所識之教士相見。如樊國樑、Favier、及潑雪克、Pettifok、卻西亞、Cheshire、皆爲著名有學問之人。與之談。並無妒忌輕薄之心。且因同受患難。彼此親密。亦甚曠遠來援救之兵官。語及此次被困情形。直言不諱。故余所得之於探聽者。尤爲確實也。

此書未完之先。余欲表章余之中軍少尉探那。Gaston S. Turner。卽統美國第十

隊步兵者。以其曾隨英國副都督阿路弗里加斯利往保定府征勦拳匪。爲余記目觀之事甚多。

北京之事既畢。援兵將撤。余亦受代回國。於十一月三號清晨離大營。由最近之路至河西務與楊村。有馬隊護送。至第二日晚至大沽。由北京至大沽。祇用三十六小時。自亂後由北京舊道而出者。余爲第一人。經過之處。接待甚優。未見拳匪與官兵。地方已十分安靖。人民復其故居。與太平時無異。余由大沽乘合衆國之運兵船森那 *Sumner* 出口。至長崎。換乘運兵船多買斯 *Thomas* 於十二月一號已至舊金山。並無危險。是役也。余從美國至支那。住居四月復回。水陸程共行二萬四千英里。

一千九百零一年二月一號書於德賴威矮邦之威爾名吞城 *Wilmington, Delaware*

第一章

本章綱要

貫通內海之水程 揚子江口 吳淞江 上海 上海城與租界之比較 支那人之教化 太平之亂與守禦之方 李鴻章與曾國藩 上海將來之關係 支那之面積 忽必烈時代最大之面積 支那之孤立帝國 西北邊疆之鐵路 汽船之交通 各處不同之教化 支那之原名 行省 氣候 地面 黃河 河口沙灘或稱大平原 洪水之災 河堤 河道之改變

余從美國過太平洋。一路水程。海中甚爲平靜。船上亦頗安適。惟以路途遙遠。不勝寂寞。及由橫濱至上海。所見之景物。常有變動。心中爲之一暢。既至揚子江口。觀海中之水。即知與揚子江交界。因揚子江有永遠不停之黃色泥水。流入海中。汎瀾數里。見者即知爲將至揚子江之證也。

進揚子江首次所見之地。卽爲格底斯拉甫。Chinala 乃石成之海島。高出水面。支那海關。立有塔燈於此。塔燈離口岸四十英里。晚間所放之光。甚低甚平。船行

三小時。方見塔燈落後。既進揚子江。兩岸之間。甚爲明靚。因其地高出水面數尺。故登高望之。天生情趣。宛然在目。且岸旁皆有蘆葦楊柳焉。余以後經過支那東北之大平原。所行之路雖遠。如此佳景。則不常有矣。

進吳淞江第一所見。卽爲租界與西人房屋。吳淞爲一大鎮。舊有土造之礮臺。雖功程草率。然亦甚堅固。周圍甚廣。臺上配以西式大礮。今則已經拆燬矣。

上海爲支那首要之港口。亦爲支那通商第一有稅關之市場。與吳淞毗連。距揚子江十二英里。地分支那舊城與西人租界。城內外居民之數一百萬。租界則除華人不計外。居留之西人。至少約有八千云。

在世界上。欲以支那人與西國人教化。互相比較。孰優孰劣。無便於上海者。因其地分爲兩。一爲舊城。一爲租界也。城牆用燒成之磚所造。望而知爲甚古之物。城牆四面。開有城門。城門上有城樓。並有城堞城堦。下有城濠圍繞。濠中之水甚濁。一遇日光。則有穢氣薰蒸。甫入城內。則見無數貧苦之人。住於矮小破壞燒未成

磚之小屋內。街上深積灰塵及棄擲之拉雜。從朝至暮。異常擁擠。在城內貿易者。多若窘迫無聊。既無精美之品物。亦無華麗之屋宇。滿目皆衰敗之氣象。此不特上海爲然。支那各處。大畧相同也。西人之初次遊覽者。但見其城牆梯級。堅固耐久。而其餘街道。毫不修整。用餘之物。卽置屋旁。高堆成嶺。又水池與車轍間。常有死水存於其內。無人過問。此皆西人意想所不到。一觸於目。一接於鼻。卽足以生厭惡之心者。無怪其多方訾議也。

城之前面。有無數支那商船停泊。並有舢板遊船往來其間。

城牆對面。有一方甚精美之小地。卽租界也。所有房屋。甚爲華麗。見者卽知其地得最高之教化矣。其中居民。有歐洲人。美洲人。並有店舖棧房銀行住宅。皆足與紐約巴黎媲美。道路平坦。洒掃清潔。內設商務總會。並跑馬打球跳舞之場。樹林花園。戲園飯館。藏書樓。禮拜堂。故華人之坐車至租界者。一切繁華興盛之事。備焉。其實皆從西人之貿易而出。亦皆從西人之教化而出。所有適性陶情之舉。應

需經費。則因當地商務上之進款。足以供給也。

租界沿浦之岸。有由各處來之航船汽船。停泊其間。岸上有船塢。有機器製造各廠。欲知支那教化。與西國教化之異同。觀西人今日所用鐵質之汽船。與華人所
用按古法造成。用以航海之木質帆船。一經比較。不難剖別矣。在租界上一切舉
動。皆甚熱鬧。有進步之思想。不若城內污穢之品物。懶惰之人類。觸目皆是也。夫
西人貴期望將來。各人皆然。無不盡心盡力。向上以圖振作。冀有美善之結果。今
支那人則不然。事事效法前人。其所期望。祇每日有錢以資揮霍。或有飯果腹。有
衣彰身。已爲心滿意足矣。願已而不顧人。願目前而不顧日後。常懼舊習之改變。
爲無涯之憂戚。吾不知支那人同受天然之公理。彼所需之物。與別種人類無異。
何以性質所安。與西人殊絕如此。攷其原因。殆以教化學問傳習之不同。昔約翰
司徒爾彌兒 John S. Hill 之言云。凡女子從幼至長。無能知其真實之天性與品
行者。因其改變甚易也。依此以判斷支那人。殊覺未合。蓋支那人現在之動作。皆

無進步。事事與古無異。因其教化學問。從前古時傳習至今。爲人人所崇奉。其思想言論行止。由生至死。無一不爲其所限止。有拳石於此。經過若干年代。其輕重之率。或加或減。尙有改變之日。而支那人之思想言論行止。其爲教化學問所限止者。則永無改變。恐轉不如拳石矣。惟近日世界之風潮愈烈。或者漸有轉機。然無論何處。改變之速。莫如上海。吾思支那之改變。全爲上海改變之所激動。以後必可成一極文明之國。其進步之根。種於吳淞江邊。離租界不遠。不久當侵入支那全地。雖遲緩已甚。究必有成也。

上海在揚子江口。有一水程。將上海分爲東西兩岸。名曰浦江。可行駛較大之汽船。揚子江之長。計有一千英里。在此江中。極大之汽船。亦可行駛。汽船之小者。又可進至西部幾省。上海爲通國中商務最大之埠。約可永遠興盛。不致衰敗。計自通商以來。根基穩固。雖屢經變遷。實已至進步思想與權力思想之中點。以此觀之。將來之盼望。正不可限量矣。且太平之亂。亦曾波及上海。其至上海時。爲擾及

西國商務之第一次。上海各商家。以西兵一隊自行保護。歸美國人華而特 *Walt* 統帶。因其訓練有法。號令嚴明。故人皆用命。每戰必勝。華人目爲常勝軍。華而特故後。改由英國人戈登 *Gordon* 統帶。兵勢更大。隨官軍恢復各地。使支那重見昇平景象。戈登之力居多。至於西國在上海之權勢。與外交官代政府辦事之踴躍。張大本國水陸軍之兵威。此種國家思想。則皆從西國商人爲之起點也。

太平之亂。起於一千八百五十年。直至一千八百六十四年。中間無數變遷。勝敗不常。滿清一統之地。已失三分之二。支那人死於兵燹者。約有二千萬。亂黨首領洪秀全。本爲美國某教士之門徒。自命爲耶蘇之弟。妄造無稽之談。加入基督教道中。別成一種教規。與莫爾門教相仿。但其傳教之會。頗有進步。曾請西人聽其講道。西人不以爲然。且逆料支那政府。萬不能容其傳教。定必設法毀滅之。如欲扶其成立。須改革其行教之方針始可。斯時洪秀全之黨羽。已侵入上海周圍之地。強據城池。西國商人乃攷知洪秀全所依託之耶蘇教。既荒謬已甚。全不足恃。

又知滿清政府。將竭力破壞其成局。又知洪秀全之本意。實欲擾亂全國。並無國民自立之心。既深知以上之情形。故皆願借兵與滿清政府。合力勦平。政府自西人應允相助之後。其兵威日壯。於是支那統兵大臣。曾國藩與李鴻章。常與西兵聯合。其聯合之西兵。即戈登之常勝軍也。曾國藩自與西兵聯合。方知西兵之紀律嚴明。槍礮鋒利。非支那之華兵所及。故欽服西人。樂與西國之領事。公使。兵官。商人等。相往來。李鴻章時亦相隨辦事焉。有此一番功業。又歷若干年。而李鴻章遂得極品之官職。并無數榮耀之幸福。居然成爲支那最有進步之大臣矣。上海不但爲支那通國商務之根本。其最大關係。乃爲支那通國政治進步思想之基址。因通國之人。皆知上海即支那新受教化之地。故常爲衆人所注目。無論現在上海勢力之若何。必可預知將來之上海。其勢力更當加增。設上海非離揚子江十二英里。或在揚子江中。離海較遠。則不能成通商大市場。定爲支那之新都。然事有甚難預料者。上海地位不大。於建都未宜。而明之故都。本在揚子江下

流。亦屬易於守禦之地。但經過內亂。荒蕪已甚。近又有請開作通商口岸者。若以後不落商務勢力範圍之內。亦非支那之名都也。惟未來之境。邈焉難親。欲覘東南結果何如。視玉海派千西人之激動。何如耳。由斯以譚。此派千住居租界有進步之白種。其吸力之大。勝於支那城牆內外之百萬人也。

支那全地面積之廣。除俄羅斯與古代之羅馬外。一統之輿圖。無過於支那者矣。地據亞細亞東部與東南部。形勢甚爲整齊嚴密。其內部與界外屬地。亦甚爲聯絡。與美國相似。內部原爲十八行省組織而成。此十八行省組織所成之地。輿圖家多稱爲中國。其外尚有滿洲內蒙古外蒙古伊犁西藏。在邊界之外。亦包舉於一統之中。當前代支那全盛之世。政府時欲顯其帝國之盛權。而高麗。安南。暹羅。緬甸。臺灣。數國。爲其藩服。多須朝貢於支那。且十八世紀之始。西伯利亞。與加斯。班海東省。亦爲支那所管轄。統計斯時支那之全體面積。有一千二百萬英方里。聯合於內部十八行省。共成爲疆界內外之大一統。即其界外兩地。已有亞洲全

地三分之一。面積至少爲五百萬英方里。蓋依近日地學。甚難估計其邊界整數。用各法推算。實有五百十二萬六千英方里。至五百六十萬英方里。等於全球面積十分之一。而支那內部十八行省。佔據地位。約有面積一百八十萬英方里。各省人數。多寡不一。今惟北方之邊界尙廣。尤有最大之屬國。全係乾燥高平之原野。大抵爲遊牧之族所居。此一族人。爲韃靼種。散處稀疏。有在平陸者。有在沙漠者。有在山麓者。

此一統之帝國。面積之廣。至於如是。蓋在一千二百九十年後。方能有此地步耳。斯時各地多爲成吉思之孫。韃靼人之頭目。忽必烈汗所統轄。其疆界直過亞細亞中部。稱爲世界之屋頂。雖長闊不等。而西至俄羅斯中部。南至現爲英屬之印度。對北冰洋一邊。由西藏高原以達松花江。又至大戈壁。又至黑龍江。沿黑龍江而下。又至鄂霍次克海。至十八世紀之中間。此荒廢之沙漠。爲脫可蠻斯人。韃靼人。與滿洲人所居。此數種人。或爲獨立國。或入支那之版圖。因其首領已作支那

皇帝也。自是以來。法蘭西圖其南。英吉利窺其南與西。俄羅斯伺其東與北。咸用有加無已之勢力。直逼而來。割據其藩地。臣服其屬民。限止支那政府之權。令在一定圈界之內。暹羅安南。緬甸。折入英法。伊犁分與俄。外蒙古與滿洲之間。亦有大地。被競進不止之俄人所佔。未幾時。北京政府。又認高麗爲自主之國。中日罷戰。俄羅斯出爲調停。亦分利益與彼。故旅順口大連灣租於俄。而威海衛復租於英。膠州灣復租於德。因支那政府。俱准以上數國之請。故不致大受擾攘。其後蕭牆多變。而中日和議之成。舉國皆受激動。卽蒙古與滿洲人。亦稍醒其睡夢。直至拳匪事起。國勢稍覺變強。外人亦更注意。蓋自忽必烈汗至今。支那爲萬國之目的。莫過於今日也。

雖然。支那有此綿長之大陸。而其孤單獨立之精神。仍與未經查出之海島相似。國內或爲陸地圍繞。或爲大山圍繞。或爲沙漠圍繞。或爲無人煙之邱墟圍繞。往往寬廣數千里。未見有一汽船汽車之交通。故與歐洲商務及教化。甚爲隔絕。從

有支那直至十九世紀之初。歐人之遊歷者祇有一人。名馬破可羅。Marco Polo 曾徧遊支那。計在支那十八年。方由海道回至意大利之佛尼斯城。將其見聞與關係所在。當衆演說。於時間有商人或教士。在馬破可羅先後。至支那遊歷者。然經過之地。與其所知。皆遠不如馬破可羅。故於支那之事。與支那人之教化。不甚明晰也。

歐羅巴東南。與支那西北。並有無數荒蕪之平原。而支那界外。如此類者尤多。除遊牧之人。與半野蠻之閒散人種。族居於此外。極難知其詳細。然現已漸次開通。因在近黑龍江口之海灣。可作鐵路線之起點。劃分兩支。西行與西南行。穿過亞細亞。阿非利加。至大西洋海灣。約有一萬英里。其中間所經過之地。皆屬乾燥而孤立。除埃及與伯辣河 Nile 兩岸外。向無已得高等教化之大國。亦無能以教化。伸其自治之主權者。故此與鐵路線相連無涯之平原。實與亞細亞之東部。亞細亞之南部。及歐羅巴所有之教化。均甚隔絕。細爲考察。則從太古始有史記

以來。直至今日。爲未經開通之僻壤。自西伯里亞鐵路貫滿洲而東。至海參威旅順口。又莫而孚。布哈爾。塔什干。浩罕。之汽車。已日與墨斯科。聖彼得堡。柏林。巴黎。等處交通。以此言之。歐洲文明。不久可傳至亞細亞之中心。終必順流而下。入黑龍江之流域。而直接太平洋之西岸矣。

夫僅從海面上以觀。則於支那。孤立之原因。不甚相關。蓋支那之國。雖今日已爲汽船汽車之時代。而其內地。無論水陸。俱不能與他國交通無阻也。前古歐洲有膽勇之希臘人。穿過小亞細亞。至亞辣伯海。沿途與土酋戰勝。巡海岸而東。直至印度。據其所經過之地。必能知希臘。或羅馬。與東方有交通之處。乃毫無實證。及至中古則首推馬破可羅。於時祇有不甚堅固之小船。已至支那海岸。又由支那而往他處。其後航海之藝漸精。製造航船之法。已經完全。即有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英人。均來遊歷。又挾無數勇敢之商人。與基督教徒。風飄潮湧。奔赴而東注。故未有汽船之前。與支那人海面上之交通。已至高等之地位。近則往來甚

便。習以爲常。於是支那之實情。一一傳入外人之耳根。而外人聞支那內地之閉塞。亦愈欲用其各種勢力。冀以新思想灌輸於內地。而改變其教化矣。

推想以上所言之實迹。足以顯明支那教化之現狀若何。蓋其最古之教化。不但發達於本部。亦已發達於屬地。全不在外國之勢力圈內。因其教化之現狀。除各人貌似之外。彼此皆不相同。合以歐洲之教化。更大懸絕矣。但支那人種。天然之嗜好。與其天然之義理。皆與歐洲人種無異。嗜好與義理。既無特別之他因。應得相同之結果。然支那人與歐洲人。起居飲食。衣服言語。無甚差池。而其結果之比較。則似支那人乃從別行星而來者。其故何也。則其禮節風俗政治宗教。與一切習熟之思想。全與西人不同。既有此種種之不同。加以眼前之情景。自不能與西人相提並論矣。但吾人之所當留意者。務須得一機會。俾革去其本來自有之教化。而以新得西人之教化代之。則支那庶有進步耳。

支那內地十八省。本處之人。多稱爲中國。或稱爲中華。俄羅斯人與亞細亞北部

之人。多稱爲震旦。Cathay波斯人則稱爲秦。卽紀元前二百五十年一朝代之名。於時始改封建爲一統。而西人多謂中國爲支那者。實秦之轉音也。

支那十八省全地面積。大致與合衆國密數里河、Missouri 與密昔昔比河、Mississippi 東邊之各邦相似。因其在同緯度之平行線。故寒暖之氣候。亦彼此相習。

支那境內。有極大之河流。向東入海。河之低處。成爲沙灘。爲河水帶來之沙所堆積。自南至北。約長七百英里。寬三百至五百英里。當夏秋之交。常有時令風。從南方與東南方太平洋熱道之地吹來。風中陰藏水氣。又無高山阻隔。故常有大雨。過多則大平原上。每有洪水之患。其自冬至來年春。或全年三分之二。常有時令風。從北方與東北方吹來。故晴明居多。而下雪之時亦極少。空氣生燥。水泉涸竭。草木凋落。此其候也。有時又從東方數省邊界外。無數乾燥高平原吹來之風。則有濛濛沙塵。直飛至海。

當余初次至支那遊歷之時。爲西歷十月。其年冬季甚冷。然空氣頗乾燥。故寒暑

表極低之度。不及合衆國。支那冬季之時。極便於遊歷。因斯時之路。潔淨平滑。所有飛蟲。盡爲霜雪所伏。冬日氣候。而晴明如是。支那以外。無從享此福矣。一至夏季。不但氣候變熱。空氣亦爲潮溼。其中多有水氣參雜。故極熱之時。非習慣者。往往不能忍受。在此季內。路亦泥濘不堪。未易行走矣。

大平原周圍。分爲平地高原。小山大山。境內水道。俱向東流。其從西藏發源之大河。盡處灣曲甚多。過高地直至海面爲止。

此書並不以黑龍江爲問題。因黑龍江不過依傍支那一統地之北境耳。但無數緊要之支河。從南西來。皆爲支那有次序之河道。且皆發源於中亞細亞之高原。向東流入大平洋。

河道之中。最奇而最著名者。以黃河爲最。黃河發源於北西藏蘇格山與巴顏哈拉山之中間。在北緯三十五度。東經九十六度。距揚子江之源。一百英里。西國之著作家。以黃河爲世界四聖河之一。然支那視黃河爲災難憂愁之源。其崇拜較

聖河之名尤甚。常欲求河神之保佑以賜福焉。河道行於陝西與山西兩省之中間。有五百英里。過黃土平原。成無數支河。自此而下。清水之內。帶有黃色之泥。故名曰黃河。黃河又行至河南開封相近。衆水彙通之處。離海最近之線。約五百五十英里。是可作爲沙灘之首。沙灘之下流則自始有史記時代以來。讀支那人所記載之書。其河形至少已變六次。而尙無人能知其在始有史記時代以前。已經變遷若干次也。其流至南。又有揚子江之緩潮。回旋於沿海一帶。亦成無數沙灘。與之相接。歐洲人與支那人交通之大市場。皆賴以成矣。凡河水所流之地。沙灘同時擴張。故由山海關。北緯三十九度零八分三十秒起。直至揚子江。北緯三十一度四十五分止。

黃河一直佔據大清河白河。大清河與白河全流入成山之北直隸海沽。在一千八百五十三年之時。黃河在成山角之南流入海。當北緯三十四度。於成山角周圍沿海岸。測量河口相距之遠近。知河灘極北之界限。至揚子江口。約有一千英

里。但黃河沙灘。與揚子江沙灘。同盡於一處。又無高低相阻。故由北界限至南界限。通共之遠近。在東海岸者。約有一千一百英里。

河流灣曲之處。所過皆高燥。並無樹林之地。約有二千七百英里。在乾旱之時。令與一年三分之一。其來源甚少。以較揚子江。及美國亞墨松河。Atkinson 及密昔昔比河。殊爲不及。且河自發源處。至河口沙灘。皆從高瀉下。有高屋建瓴之勢。故底淺而面窄。全不合於駛船之用。並有數處急流。奔衝之勢甚盛。非冒險不能過。雖在大平原河面最寬之處。尙得一千五百英尺。至新水道之未成。窪者。河面既祇數百英尺。而其底又有時時改變之浮沙。故惟用吃水最淺之木質船。在山東西邊之河道。猶易行駛。若吃水十英尺之小汽船。可至濟南府。或再上一百英里。惟水漲之時。方能出河口之沙灘。故黃河之寬窄。與其水之顏色體積。約與密昔昔比河。及畢士馬爾克河 *Bismarck* 相仿。其兩岸亦大畧相似。至流入沙灘之際。即絕然不同。因近山一邊之水面。無復涯涘。直與有草之陸地相接。其餘堤岸。或

高出河面十英尺至十二英尺。卽遇極旱之時。亦不過再加五英尺。若沿河兩岸之原野。則又甚平坦。無論從何處起算。離河一百英里。卽最有歷練之人。亦不能測其地之高於水面。或低於水面若干。其實此種原野。約皆亦與水面等平。此黃河常有泛濫之原因也。

天氣乾旱之時。河水不甚爲患。故一年之中。爲患之時甚少。但一值雨水。則河性全改。沿河受患之地。依威廉 *Williams* 之算法。有四十七萬五千英里。蓋雨水過多。積於高處。匯入大河之內。水流甚速。從高而下。易成洪水之災。且波濤洶湧。堤工之不甚堅固者。常爲急流所衝壞。往往數英里之外。變爲巨浸。房屋坍塌。田畝沈沒無數。人民與家養之牲畜。俱淹於水中。由此觀之。貧苦與艱難二事。實爲支那黃河之結果也。

支那自有黃河以來。築堤與修堤之事。常見於史冊。不獨沿河數省之有戒心。亦且全國所甚畏也。然洪水之後。與洪水未來之先。或遇乾旱之時。非但官吏並

不留心。即人民亦從未注目於堤工之若何修補。蓋無不淡焉若忘者。惟數處河堤。工程尙屬可觀。而朽敗已極。其餘則皆造法甚劣。各河堤大約厚二英里。高出水面十二至十四英尺。堤頂寬二十至二十五英尺。兩底在一垂線上。堤面所種楊柳蘆葦。及各種植物。推其意。並不以之保護堤工。不過藉備冬日。作禦寒之柴火而已。且恒以河堤爲行走之衢道。其土轍迹甚深。故尤易漸致鬆壞。而在商務稍盛之區。往來之人愈多。竟至全行坍塌。與平原等高。又有糞類挖地作洞。益覺破裂不堪。洪水未來之前。無人過問。官吏亦並不派人查察。故一遇洪水。卽有不可收拾之勢。雖所用之人力若干。所費之國帑若干。至此而前功盡廢矣。洪水來時。有遠方調來之兵。並附近村莊之婦女幼稚。一律招集。救護決口。並採辦稽料一切。鉅萬金資。又將一擲。夫中世之時。久有河堤。已與河邊相近。但其時堤工斜面。比今日尙爲堅固。今則愈形劣薄。惟與鎮市相近者。河之前面。另造矮小護堤一道耳。中有一最奇之河堤。爲余所攷察者。乃乾隆時所築。離開封府不遠。任何

方向。皆有數英里之長。四五十英尺之廣。堤頂寬五六十英尺。兩底在一垂線上。工程甚美。余曾量其體積。從堤面上起。每一英里。有一百萬立方碼。雖支那工價極賤。每英里亦需美金五萬五千圓。堤上有城牆。亦有城門。並有人守之。在大平原上。雖經過兩禮拜之後。回首以望。尙隱隱可見。似此極奇之大河堤。一千八百五十三年。竟爲非常之大洪水。所衝開。決口有三十英里。從此河之故道。全形改變。另成新水道。流入大清河。出北直隸海沽。故如未詳考其始末。終不能知此舊堤之起訖與周圍。然河堤決口之處。定爲造時工程苟且之處。各處決口。其故皆由於此。昔威廉·馬耳替尼 *Walter Martin* 以利淹斯 *Leigh* 諸人與遊歷者。均嘗以此事爲一大問題。至其辨治河之法。或謂宜疏通。或謂宜障塞。未有定論。然此數人之前。已有天主教士挨培呼 *Abbe Huc* 曾至此傳道。已預言此堤早晚即須衝破。並言內地河道。從高地流下。內帶無數泥沙。日久堆積。後必較相近之陸地更高。且支那無精密之水平儀。故測量亦不甚準也。誠哉言矣。

第二章

本章綱要

煤 鐵 各種礦 開平煤礦與鐵路 支那第一次造鐵路與汽車 臺灣與山西之煤礦 小車運煤 政府留意開煤礦與鐵礦 僱用外國礦師 政府之守舊 支那之民數 支那無完全之民數冊 支那人尙未滿 飢荒 兵亂 瘟疫與水災之原因 支那民數今多於昔 支那國家能供給三倍今日之民數 支那人種之來源 支那人特別之性質 纏足 滿洲人無纏足之風 纏足之來源 不禁纏足即爲貧苦艱難之證據 支那人之食料 支那人家養之動物

支那各省大都皆有煤礦與鐵礦。立及拖芬 *Richtofen* 曾言除大平原境內。無煤鐵礦外。其餘各處煤礦。俱已及開採之時。所藏煤數。駕於世界各國之上。白煤煙煤俱甚多。其中等差亦不一。雖近北京與近山西之小山。已經開挖。但尙未能推廣。支那之知開煤礦。自馬可破羅遊歷之時始。現內地亦開有數處。而最有名

者必推開平。此礦距天津之東與東北約八十英里。在平原之邊。小山之足。用歐洲機器開採。所採上等煙煤。每年已售至數十萬墩。內有一半爲往來白河之汽車所用。然出數雖多。而利息甚薄。皆因公司股份不足。加以辦事之人。並無閱歷。經理一切。不甚妥當所致。礦中有樹林。有住屋。有煤坑。有起重機。有抽水機。有壓煤機。皆屬甚善。其運煤之鐵道。與白河相接。西北亦通於天津及北京。直東則與山海關牛莊相連。此鐵道爲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創設。乃支那第一次造成之鐵路也。工程尙稱完美。路上安置八十磅之鋼軌。中央勻鋪碎石。用頭等材料之汽車機。俱定造於英國美國者。別有小鐵路。係最先所成。由礦口通至公司。其所用之材料。則皆係舊法。且屬私造。並未奉有政府與大府之文憑。蓋此煤礦公司。本爲支那人之股本所集成。其礦師則延聘西國專家。開法甚新。即挖煤起煤之法。亦與西方一律。惟運煤至市場。則支那人主之。未經研究。不甚明白。初謂運煤必仗運河。於是辦礦之官。皆以從礦開一運河。而通至北塘河。爲確實可行之事。及

西國工程師測量地平。方知煤礦高出平原地面。約有八十英尺。可見水必倒灌入礦。而此河萬不能開矣。欲通北塘河。必造長七英里之鐵路。爲最要之一端。顧支那大府聞之。甚不願意。因此時鐵路之主義。尙未發達。未免多所顧忌。公司中無知之何。姑用騾馬馱煤。運至北塘河口。其費可知。時有英國工程師。知中國官不可與商議。自行在開平私製汽車機。後漸傳入支那大府之耳。力不能禁。祇得姑准行用。此極奇之汽車鐵路。所由告成也。久之支那人亦疑心解釋。克竟其功。以公司之門外爲起點。其間鐵路線所經過各處緊要之高地。支那官吏皆不知其詳。亦無人過問。直至白河通至煤礦。一一竣工。方請中國大員。臨視勘驗。驟見之甚爲詫異。蓋支那初不留心於此。而無意中竟成此路。亦可喜也。

公司別建大屋一所。爲辦礦務學堂之用。並於鐵路收尾之處。造一接官廳。內有僕人甚多。最爲無謂。公司之辦事人。一舉一動。無非浪用浮費。以顯其嗜利無厭特別之性質。然似此虛糜。而自開辦以來。仍有盈餘可分。亦足見礦利之厚也。其

所用西國辦事人。却多聰穎而有能力。事事井然。具有條理。并著爲日記。但無權以管公司之貿易而已。

前數年附近漢口地方。又官開一煤礦。據稱煤質甚佳。但此礦本與鐵政局相連。而現在礦與鐵政局。皆不能獲利焉。

附近北京之各山。所有煤礦。皆產上等白煤。惜煤層甚薄。不能以西法開採。至山西之南。亦有產上等白煤之煤礦。且煤層甚厚。周圍地面亦甚廣。開出之煤。用小車運至黃河。由黃河運至開封府。由開封府沿黃河下運。且出數甚多。除運出黃河之外。又可用小車運至附圍數百英里之地。又有用騾車運者。每車可載四百磅。或三百五十磅。然支那人工雖賤。而一人一騾。均須食物。故運至遠處。則煤價變貴。且支那富人用煤不多。平日以煤煮飯者亦少。故間有運至揚子江邊市場者。由此觀之。由水路運煤。較勝於陸路遠矣。

支那之煤。雖出數甚多。人工甚賤。而論支那之礦務。尙在幼稚時代。蓋欲煤礦與

盛。別無他法。祇有廣通鐵路。用西法開採。故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北京政府已准此辦法矣。

支那鐵礦。約與煤礦一律。分布於全國之間甚廣。但鐵質之優劣。尙不能詳知。既未見支那鐵價之賤。亦無人查察鐵礦情形。通國中。以新法鍊鐵者。不過數處。即支那所用細少之鐵數。亦多由各國進口者。且皆係鐵條與朽舊之碎鐵。或在本國內古時鍊鐵之地取出。其窘迫可知。他如銅礦銀礦與金礦等。亦處處皆有。從未見支那人留心攷查。及用有學問之法開辦。將來有西國專家。特來支那。徧驗各礦。斯時或能一律開採。亦未可知。又支那以銅爲國幣。用處甚多。而開銅礦與鍊銅之廠。俱不能獲利。現在之銅。則悉由日本與外洋各國進口者。

雖然。支那各種礦產。以及出煤之地。旣如是之多。故有無數西國辦礦之商人與礦師。稟請開採。而支那礦務學與鍛鍊五金之學。仍落於文明國之後。殆以支那旣無礦務專家。亦無科學之才識。故近五百年來。無實在之進步。間有稍通時務

者。知此事與工藝商業製造有益。並知足以保衛國家。爲富強之根源。故出而籌議。在西國延請精於地學之各專門與工匠。先後受備於支那。以辦礦務。但以現在紛紜擾雜之情形觀之。恐支那之礦。尙未必能全開也。蓋支那素乏人才。平日未嘗以礦學教本國之少年。卽欲開一學堂。又苦不得教習。故其總原因所在。則以向來支那國語。本無科學名目。且無論何事。不著於其一定教課之中。非獨缺少科學之思想。卽西方之文明。欲漸漸輸入支那人之腦中。然既無興盛教育之地。必不能得通行之言語。互相灌注。全國之人。多操土話。而求此事之成就也。難矣。

夫欲支那於開礦鍊金之學問。稍有進步。旣爲甚難。必須支那之政府。先爲支那人引導。務令其向前而行。今政府不過私心自用。毫無知識。又有荒謬之守舊黨。徧布於要津。是凡事一入其掌握。適以阻止全國之新機也。如支那能早將守舊黨斥去。政府自願振興學校。與一切教育。已數百年而至今日。則西方之畧明科

學者亦無從在支那謀事。西人除與政府立有合同。或爲領事。或爲公使外。要無庸多來支那矣。但支那果能如此改變。其時當亦不遠。惜乎今猶未也。

支那民數。向未計算極準。故並無完全之民數冊。亦無一種科學書論及民數者。不似現在各國之新政府。皆以此事爲最重最要也。支那政府既無暇過問。即有民數之報單。特較以意估計者。畧勝一籌耳。以其不過從完納捐稅之簿上。測度而得也。各國皆謂一千八百十二年所查支那之民數爲最確。此數祇計十八省。而臺灣尙未割與日本。仍在福建省內。其數爲三百六十二兆四十四萬七千一百八十三人。每一英里均分約有二百人。至一千八百六十八年俄羅斯有精於統算學者。名瓦而斯西威脫區。Vasilvitch 所記支那民數。爲四百零四兆九十四萬六千五百十四人。及一千八百八十一年。海關之報冊。爲三百八十兆九現在總稅務司赫德則言支那民數。不能過四百兆。而此種報冊所載民數。滿洲、蒙古、伊犁、西藏。俱不在內。因此各處居民。不及十八省之多。故亦無人查攷也。雖

然。支那民數。固約與四百兆相差不遠。其中亦常有改變不能一定。今擇其較估計稍善者錄之。至若西國遊歷之人。有謂須在五百兆之上者。亦有謂在二百兆之下者。莫衷一是。欲取此等估計之數而辨論之。非有與此事相連之書。詳細參攷。亦無從下一斷語也。余既未見其書。亦未見遊歷人所記。有可憑之確據。但余之判決。乃由目覩身歷。以爲全國民數。不能過三百六十兆。或較少則有之。無可再多。在北支那一帶。余所遊歷之地甚廣。在大平原。余亦遊歷甚久。總之北支那與大平原。爲全國人烟稠密之處。而終未見有人滿之患。亦未見有極擁擠者。平原之內。間有數鄉鎮。或市場。繁盛逾恒。幾於無屋可容。除此以外。村落既小。分布甚稀。至山麓之上。則更不待言矣。要之支那民數。較全世界之民數。已有六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若不將所有之地。盡變作膏腴可耕。余不信其能供給今時民數之三倍也。若各省與界外之屬地。不以鐵路相連。而令其各處之土產。彼此互相交換。余亦不信其能供給今時民數之三倍也。

山西與陝西。常有可畏之飢荒。卽全國之中。亦到處皆有。北支那則更甚。往往相隔未久。而又遇之。數年前山陝飢荒。因缺食而死者。約有千萬人。他省類此者亦甚多。支那政府與外國人。皆籌辦放賑之事。送糧食以往。然其地均不通大江。又無運河。飢民已不及待而死矣。支那國內。各處皆有鬧教之案。亦有爲國政而暴動者。以南數省。與東南數省。與西數省。爲最。於是因爭戰而死者。又數百萬人。余前所言太平之亂。此十四年中。所失民數。約一千萬至二千萬。加以瘟疫與水災。亦常致死無數。惟南數省民數。加增稍速。則由其地畧少飢荒也。蓋自一千八百一十二年以來。飢荒爭戰瘟疫水災。驟難屈指。故余覺一千八百一十二年之民數。與其餘歷年之民數。皆不能作準。然支那民數之生長。恒不可以常理論。其經過飢荒瘟疫爭戰水災。合之所傷民數。雖較所生民數。不啻倍蓰。而每一支那男人。一至長成之年。娶妻甚早。一男至少一妻。又有納妾之風。故一人必有一子。此子或由自出。或由承繼。爲其所養大者。死後卽當拜之。故生育之事。支那人以爲宗

教上之本分。亦視爲天道與國政上之本分。視之極重。故其生長之率。較他國尤爲繁衍。余遊歷所至。見各處之男女小孩甚多。皆怡然有以自樂。與余在別國所見者無異。故支那人。不獨與別國同有人類之愛情。卽其德性亦與文明國人不相上下。慈孝天然。待人如己。惟其風俗重男輕女。故常有生女而拋棄之者。但余所見支那之女孩。亦仍不少也。

由各種情形觀之。余知支那民數。依以上所言入算。今必較前已多若干。雖未必如是之速。然使支那用最近進步法。以安置人民。學西人各種執業。則以後人數加增。更當遠勝於前。若造路、開礦、鍊鐵、織布。多設工藝製造廠。則凡耕田之人。俱改其執業之舊法。以冀加長工資。支那人能於執業上多得工資。則其衣服房屋。較今更適。加以全國之內。所出之物。往來運載。散布日廣。外國輸入之貨品。亦漸流通。則支那人皆有陶適之景象。其人數增多愈速。而生長之數。及度日之情形。必與進步之動力。比例相等。故有極善之治法。人種亦必發達。各國行之。已著有

成效。斷無至支那而不驗者。且振興支那。固並不須特別之治法也。

攷察支那人種之流別。實爲黃色人種之一族。此一族人。定爲自古至今。居於支那大陸者。然著書家或謂此類人種。本屬生於支那。此說殊非。彼見支那之地。有大山與沙漠。在全國之周圍。向與歐羅巴不通。又有無涯濼之大洋。將亞美利加隔絕。故遂以支那爲別一種人類。向生於支那者。以余攷之。人類中之各支派。皆遠古無數部落之人。雜合在一處者也。

又有著書家謂支那人種。爲從西北方流入支那者。支那人亦大概頗信此說。但余覺支那人種之進步限。在黃河岸之下。揚子江岸之上。其根基首立於今河南省。其後漫衍亞洲東南部全地。是此類人種。亦和合各人種在內。故其人之精力甚足。雖在北方之人。皮膚畧較南人爲黑。身材畧較南人。偉大而強壯。然以之混於南人之中。亦不甚差池。其所以不同之處。特因當地之氣候使然。並無巫來由人種。雜於其間。凡不精於分別人種學者。每不能知支那人本爲同性。各省之人。

本適面貌。其與體式。並有分別耳。最奇者滿洲民族。與支那人毫無分別。可分別者。祇在官階。衣服。一律。形狀相同。以此觀之。亦爲同種無疑。夫滿洲本爲強悍人種。亦可目支那人爲強悍人種之同種矣。惟是支那人與滿洲人。其風俗儀制。大概相類者。如男子剃髮拖辮之屬。此係滿洲風俗。自征服支那後。當一千六百三十五年。至一千六百四十四年。逼支那人改成此式。意謂支那人已爲降服之人也。

支那人與滿洲人。風俗中之不同者。在於女子。支那女子。無論生於何處。爲何等。或貧或富。或爲官宦。或爲賤役。一律纏足。滿洲女子。自皇族以至營卒。其妻女。皆爲天足。向不准纏。支那纏足之惡習。盛行數百載。其原始傳說各異。大都由於慘忍之男子所爲。欲以阻止其妻女之出外。轉相效尤。遂成風俗。風俗旣行。而男子皆以纏足爲欣慕。故改變甚難。且以爲愈小愈佳。此可以觀支那人最高之美貌思想矣。

近日頗聞有人倡議放足者。但此種奇怪問題。當初出之時。亦畧有改變之進步。而不敢謂其定能如願以償也。或以支那男女。俱喜手足纖細。爲其天然之特性。但余覺支那男子之手。亦並不甚小。故此言殊不足信矣。

纏足之風。尤盛於北支那。往往年尙幼稚。而其足早已可觀。凡未至中國之西人。必以爲支那上等之女子。方爲纏足。其實不然。蓋此事已成習慣。無論貧富貴賤。無不纏足者。嘗聞一傳道之女教士。言其在北支那內地時。所見傷心之事。莫過於纏足。且女人自纏足後。卽不能入人羣之中。幽閉孤單。其有資財者。尙可支持。而貧戶之苦。不可勝言矣。大約全世界之人。當無以纏足爲是者。余聞其言而悲之。進而問曰。豈中國之惡俗。以纏足爲最甚乎。曰。固也。而支那舉國中。無以爲慘忍者。此種風俗。行之已久。外人不過知其一二。其後患不知於何底止。故支那女子之憂愁愈深。愈無人羣之樂。而國亦愈貧矣。

余考察支那人生平各種情形。自古至今。布滿於支那世統大地之內者。嘗覺其

身體之強壯活動。惟多皮膚病及頭屑。所以然者。因其用水與肥皂恒不足。且視水與肥皂。爲養生外之物也。支那人養生之法尙未善。所食之物品亦賤。其食料大都以菜蔬魚米組織而成。東數省與西數省之人尤甚。但不知運載。無鐵路輪船。故各處皆食當地之土產。不知開礦。無煤。故所作食品不用烘而用蒸。支那沿海岸。與運河、大江、及陸地上之湖。俱產魚。故多以捕魚爲業。且支那人之食料均分之。則魚與米兩項。居其大半矣。

除租界以外。不甚聞有牛肉。北支那則羊肉甚多。作爲平常之食物。此乃當地所產。且有蒙古之綿羊。足以供外人與中國富人之食。此種羊肉。約與英國稍富丹 *Southdown* 之羊肉相等。至猪肉則通國皆食。每逢盛筵。皆有燒豬。豬之爲物。有天然饕餮之性。故養豬之家。無論在鄉村在城鎮。多喂以極穢之食料。令在泥污中度日。不知支那人何以如此喜食。與別國正相反對也。以尋常論之。支那之食物。既賤且美。故其人之自奉。皆不爲甚薄矣。

第三章

本章綱要

支那人之貧窮 支那人無科學之思想 支那方言之不同 國語與國文之不合一

支那人之教化 支那特別之人類 支那國家之不發達 支那將來之進步 支那操

兵用外國教習以英語訓練 支那營制器械與規條之壞 北京爲世界上最污穢之城

北京城之來源與特性 北京城無外郭又無村莊 北京街道之不平坦 外國公使

館與社會 外交官與朝廷之變通 年少之皇帝 太后 太后無限之權力 在皇帝

上之勢力 皇帝甚難變成守舊黨 皇帝之難處 未曾預備與外國交戰

支那各處人民貧窮者居多。雖間有小康之家。然與西方比較。其資財與產業。俱不甚見豐足。西方今日致富之本。如鐵路汽車等。支那多未與辦。而盛買他國之物。且甚便易。然支那土產與礦山。亦爲不少。倘依西法整頓。則出口之物。必較進口爲多。當此時代。則進口之棉布。與鐵。與火柴。與針線。其餘一切製造材料。及機

器輸入之數。反視今日更鉅。鎗礮汽船與鐵甲。亦在所應購。果能如是。其國家必變強。其人民之房屋。必變爲美麗。又徧造鐵路。廣銷其絲茶。且於商務繁盛之區。大興製造矣。夫支那人種。與各國人種。初無少異。不問何項土產。皆能出售於本國或外國。設法以獲利。吾等不敢謂支那人之毫無意致也。但風氣閉塞。靡由改良。其於外人之新近進步。茫然不解爲何物。故支那人俱無科學之思想。亦無一種書發明科學之精理。今日所有實在之見識。尙屬中古時代之舊學問。故革里利悟 Galileo 奈端 Newton 辣潑賴斯 Laplace 諸名家攷察之新理。支那人俱未知之。亦未經繙譯。於科學各種。不過有畧明算學者。數人而已。至於化學。金石學。地質學。以暨力學。動力學。礦學。與鍛鍊五金之學。絕少問津者。其於西方之財政學。則不明尤甚。理財一道。更覺腐敗。支那又無教育條例。人民之中。以上流社會之男子論。每百人中能讀書寫字者。不過一二人。以女子論。每千人中。能讀書寫字者。不過一人。又無通行之國語。一省有一省之方言。一縣有一縣之方言。方言與

國文。截然不相符合。其中惟北京方言。畧可通行於各處。名曰官話。然亦全與其經史上之文字不同。故讀經書之時。不過隨意念誦。欲明其義。須經口授。至於國文之文法。亦須自行研求。不能教導。故其科學之思想。亦至是而不可過問矣。支那之教化。全與西方不同。教化之源。有似從他行星來者。凡支那既受教化之讀書人。俱言支那腐敗之由。不自今始。乃從古已然。其視己國一若已經老大者。以余觀之。並不覺其有老大之實證。支那人種。尙爲強壯。辦事之精力亦足。未嘗顯有腐敗情形。且能耐勞盡力。不過年輕之人。較年長者稍善耳。蓋支那向未有高等教化。非但於工藝、農業、營建、製造、航海、開礦諸端。都不研究。故其國家難於發達。苟一聽其如此。則後日少年之腐敗。當尤甚於今日也。

支那人民。既爲特別之教化所誤。如能速將高等之教化。易其所本有。則不難駕於別國之上。蓋支那人天然之才能。雖爲其特別之教化。引入歧途。又爲其專制之政治所羈軛。但其人類初與別國無異。民數又多。向來之學問。半屬性理家言。

故蠢愚之輩甚少。但見識未廣耳。然支那人性質。有改變甚速之力。無論專心何事。俱能洞澈明晰。顯其自有之真性。無須人助。亦無庸人助。已足實事求是。倘支那人有高等之教化以引導之。其身體定更強壯。當可勇往直前。則世界未來之歷史。必滿演支那人之偉劇矣。且現在時代。已爲過去。不久他國之人。將步步進逼。余意支那到此地位。所受外來之壓力。萬分難堪。不得不依西方之法而行之。斯時之支那。果能一躍而前。可較世界上之各國。成爲一最競爭之人類矣。尤有一極奇之事。卽支那兵卒。用外國教習訓練。至口令亦俱用英語是也。不但西教習如是。卽本國之教習。亦不用本國口令。每逢操時。教習之旁。必立一繙譯人。其兵卒聞外國之語。全不知其中意義。故口令既出。猶未諗欲作何事。必須繙譯人傳述。方能通曉。但如此辦法。支那之兵。亦居然漸能學成。真奇事也。然支那操法。各處不同。有習中法者。有習西法者。故各處之兵。不能一律。營規亦彼此互異。雖沿海數省之兵。間有用前膛鎗者。但無論何省之兵。如與訓練之西兵。同在

一處。便覺有霄壤之判矣。

前余至內地之時。所見之兵。除北京以外。俱無新式之鎗礮。其所用者。皆最老之物。長短無定。故余遂不甚留意其兵法。且周游支那一遍。似未見有一兵之可用者。以余論之。其兵法與營制。俱不合宜。欲與西方第一等強國交戰。固不能勝。即與西方尋常之國交戰。恐亦難於必勝也。且支那又無運糧之便道。亦無統帶之名將。與精利之軍械。所募之兵。大都愚蠢一流。此豈能勝人乎。由是觀之。支那實爲無骨之大漢。倘再不自振作。竭力改良。將成爲第一等強國組上之肉矣。朝臣中如李鴻章。左宗棠諸人。畧知與國家擔憂。於兵事稍爲究心。仿西法以成海陸諸軍。但其所辦理者。祇足以防內亂。不足以禦外侮。自經與他國開戰。則所謂海陸軍者。一旦俱化爲烏有矣。

支那之營制與其兵數。並無一定。今詳爲攷察。大約常備軍之外。餘可臨時招募。其軍隊所用。亦有後膛鎗。但甚少見。除鎗以外。用弓箭。長矛。盾牌者居多。沿海數

省。亦有常備軍。並有已學洋操者。論其全國之兵。軍械與軍令。均爲極壞。與未訓練者相等。又似無主帥者然。不見有條理之聯合。大概支那人不甚重兵事。故其餉銀甚寡。又須自行購食。其軍隊之中。半爲下等支那人組織而成。並懶惰之韃靼人耳。

支那全國之兵。以八旗爲國軍。其餘俱爲無定軍。八旗各分顏色。內有滿洲人、蒙古人、與支那人。支那人者。即在北方之支那人。投入滿洲。當國初時有功者。後名爲漢軍。各旗各歸其旗。中有三種爲上等。五種爲次等。凡滿洲之男子。與漢軍蒙古之男子。俱註入軍籍。故北京皇城之人民。多爲在旗。依支那報單攷之。旗兵共有三十萬人。但一有戰事。旗營步軍人數甚少。合以御林軍。不過十萬而已。國軍有時別有記號。其無定軍。則由十八省湊集而成。每省向歸巡撫管轄。兵數約在五十五萬。至六十七萬。而實數不知有三分之一與否。故祇作二十萬計可也。各省之兵。分爲三等。營制、軍械、訓練。與統帶之人。敗壞已極。用以與外兵相敵。可稱

爲無用之物矣。要之支那之兵。無論旗兵省兵。均分散四處。有事不易轉運。故欲與他國開戰。斷不能聯絡一氣也。

北京爲世界上最污穢之城。較諸土京康士但丁拿卜 Constantinople 尤甚。雖然。此爲支那建都之地。而其污穢。則支那他城。亦萬不及也。城中民數。向無可攷之丁冊。大約多至一百萬。少至七十五萬。其周圍有高四十五尺之城牆。沿城之外。又有濠溝回繞。與大運河相通。然常無水。北京城之來源。支那之歷史。多未叙及。然吾等知其建城之意。爲屏藩北方而設。其初不過作爲礮臺。有多兵駐紮。以保護大平原。防韃靼之深入也。自一千二百六十四年。爲忽必烈汗所佔。因即建都於此。爲永久之計。并欲通道於蒙古。以備支那如有變動。亦易於遄回。忽必烈在位時。適馬可破羅 Marco Polo 游歷支那之際。足跡曾經。稱爲汗城。其後累經變遷。名亦屢易。而忽必烈之後裔。寔以衰弱。支那人革命自立。以驅逐蒙古人。是爲洪武時代。但洪武都於南京。至永樂始遷都於此。及一千六百四十四年。又爲滿

洲人所得。仍建都焉。是城分爲三部。一爲漢城。即支那城。一爲皇城。即韃靼城。一爲禁城。亦名紫禁城。皇帝居焉。凡歐洲人之來者。不能居於禁城之內。此三城圈。俱以城牆分隔。城內多有甚寬之石道。但其塵氣之堆積。若與人煙之厚薄。有正比例。且陰溝甚少。亦無警察。似茲齷齪。大不稱都城之名。而其中居住之人民。習慣自然。非直不自覺其都城。已爲世界上最污穢之區。且並不引以爲恥。當數百年前。北京較大於今日。通京大道。最著名者。一由張家口。一由北通州。路上均以鉅石平鋪。以便車行。乃經歷日久。近已一律毀壞。變爲無用而有礙者矣。城中民房與衙署。間用磚瓦。但並無次序。既造之後。即無人修補灑掃。至禁城內之宮殿。雖用黃綠兩色之琉璃瓦。但灰土滿積。今已成黑暗之色。宮殿之牆。多用青磚砌成。例止一層。不得有樓。內亦污穢不堪。且四處通風。無論皇帝與太后。即尋常百姓居之。恐亦不甚適意也。

北京無外郭。亦無村莊。但見一帶大城牆。獨立於平原之上。如海中之孤島然。由

遠處望之。全城皆爲塵沙所蒙。漫漫似霧。太年之時。城內街上。有官有兵。有尋常百姓。熙攘往來。自覺甚有教化。意氣軒昂。由外人望之。即知此種人。自視其京城。已爲世界上最名勝之大都會。并亦以作支那皇帝之百姓。與會正復不淺焉。泥土與灰塵。雖於行路之人。不覺十分阻難。而終不大便。且街道歛仄。兩旁亦並無餘地。以便行走。其餘城內。應有之煤氣管。自來水管。概未興造。更不待言矣。北京爲內地之城。並非通商口岸。不但城內無租界。其鄰近亦俱無之。凡外國商人。俱不准雜居城內。其游歷者。必須由天津先領護照。各公使館。俱在一大街。上有牆隔之。通使館之路。則甚寬。余等深感各國政府與各國公使之情。已將街道修理。蕩平清潔。且現已推廣界址。則以後西人。當可住居北京。惟自拳匪亂後。向來之外國客寓。已經焚燬。其地亦租與法公使館矣。

在北京之西人。自立社會。乃各國外交官。及海關辦事之西員。同文館之教習。與其家眷。組織而成。暇時聚集宴飲。情誼親藹。以至爲一切遊戲之事。甚爲快樂。住

北京之教士亦甚多。但不甚與各國外交官及他西員來往。至夏日則西人多避暑山上。賃佛寺以居焉。

各國外交官向與皇帝太后。不甚來往。支那朝廷亦從未有與外交官聯絡之意。所見者惟總理衙門之王大臣耳。今總理衙門。新改爲外務部。而其辦事仍無自主之權。不過專以迎送外人。或帶領接見而已。因此外務部之王大臣。無習英語及他國之語者。各國之外交官。亦無能知中語者。閒談之時。俱需譯人傳述。公文亦用各本國文字。再行繙爲華文。西國公文。既到外務部。則必別譯成官樣文章。蓋此種官樣文章。最爲壞事。西方學問。不能流傳於支那之故。多爲其所阻。又外人與支那守舊之官。絕無交通。即其眷屬亦然。由此可見中外官員。不能有彼此交換思想之事矣。

光緒皇帝即位之初。尚在幼年時代。其第一次所辦之交涉。即立約皇帝應行接見外人也。此雖非出於支那朝廷之本心。亦足以開向來未有之風氣。不致再行

閉絕。光緒皇帝又在禁城內造一鐵路。又延請中國能西文之教習。授讀西文。以開新近文明世界之思想。當同治皇帝時。接見外人。亦有數次。幸已免去叩頭之禮。自此外人於朝見之際。遂無可厭之儀制。爲難於其間矣。

光緒皇帝生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八月十五號。依支那風俗。生之當年。即爲一歲。今已三旬矣。姓覺羅氏。亦姓金氏。覺羅氏爲愛新覺羅之後裔。愛新覺羅。本蒙古之頭目。甚有勇力。自一千六百四十四年。至一千六百五十年。始得支那之北京。光緒非同治之子。乃其大堂弟。同治無病而崩。光緒即位。由諸親王與同治之母西宮太后扶立。時太后尙在少年。與正宮太后。共以光緒爲皇帝。皇帝本爲醇親王之子。醇親王乃咸豐皇帝第七弟。人稱七王。夫同治之後。不立他同族之人。而立光緒。此事非外人所能知。或者因其母爲太后之妹故也。支那法律。立嗣有一定之次序。如繼位無人。則許承繼。故立光緒亦屬承繼與同治。而兩太后俱出執政。以免同族之中。別有紛擾。即位於一千八百七十五年正月十二號。所有朝臣。

概願保護攝政之太后與幼主。政府之事。歸恭親王。恭親王即咸豐之大弟。又幼主之父醇親王。亦相助爲理焉。

太后姊妹兩人。公同攝政。未幾時至一千八百八十一年正宮太后薨。國權落於西宮之手。即今之慈禧太后也。太后性情甚強。在北京之西人。俱目爲自乾隆以來。支那政府最有能力之人。手握政枋。在新近之時代。實爲最久。年已六七十。而甚留心國事。以前曾有一次接見公使夫人。並未接見公使。故外人不甚注目。彼亦若毫無介意於外人。至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太后之自由思想。漸有進步。並見本國經其一番治理。自覺甚爲平安。甚爲興旺。而不知支那周圍之屬地。自一千八百八十七年二月五號以後。服從於彼者。俱已有名無實矣。太后爲幼主之母。有保護登位之功。故皇帝事之唯謹。皇帝在宮中。並無西教習。其所學之英文。尙不足以讀西書。因此於西方科學。不能有所攷察。不過會通支那國語。及經史性理。與本國宗教而已。支那之國。凡事俱爲風俗律例所束縛。皇上每日辦事與其

起居。固皆有一定之限止也。

太后明於中學。親王大臣不能皆與之同心。故其辦事必交與其所親愛而得力者。大旨欲按照支那之國體。振起專制手段。以遵依祖宗之制度與律例。雖事由六部議奏。而批決仍歸太后。並無令其必聽之權。故太后意之所向。無敢與之反對。而太后亦惟有自行酌量。於是凡有關係維新之要政。皆不能達其目的。於祖宗制度及律例之內矣。

支那皇帝。雖與各國皇帝位號相等。而權力之大。則迥不相侔。因其治下人民。皆毫無權力。一聽皇帝之諭旨。不得有所阻撓。故爲支那之人民。與爲奴隸無異。而支那人民。於所受壓力之輕重。亦漸不自覺。無能分別。又不知自立爲何義。自主爲何物。但皇帝之所欲。無論合於公理與否。人民一律順從。卽爲良善之好百姓矣。噫。世界上爲東方各國之人民。已屬不幸。而爲支那之人民。尤爲大不幸也。蓋支那之皇帝。歷古以來。一以無知識與至愚極陋之心。待其人民。並不以文明進

步之思想待之。又豈俟今日哉。

今支那皇上既在太后權力之下。自不能作反對而成其志。有一變法之說興。則守舊黨必有一種大壓力以敗壞之。及窮迫之際。則又率箝口結舌。別無奇謀偉畧以救國家。甚至皇帝有事垂詢。仍以腐儒之迂論爲搪塞而已。凡皇帝朝見百僚。並無談論。不過行敏頭之儀制。卽有奏對。亦僅係官樣文章之套語。非當朝見之時。斷不能面陳機要。卽平日所上摺本。亦必於字句之間。格外琢磨。稍有不妥。則當交部議處。治以不敬之罪也。

光緒皇帝即位以來。皆由太后攝政。攬其主權。故皇帝徒擁虛位。不能有所作爲。而彼等之牢守成法。毫無改變。幾如生成一種性格矣。太后不愛皇帝。以皇帝本爲姪輩。因係其妹之子。用情援立。而已應有專權之理。且皇帝之親母。又不問事。故其意以爲待皇帝之義務。不過爲之娶妻生子。主陵廟之祭祀而已。

一千八百七十五年。皇帝將盡支那宗教之本分。時太后與親王大臣。陪同幼主。

往東陵謁墓。先期修築御道。約百餘里。沿途設有黃亭子。以便駐蹕。百姓見預備此事。卽知駕將出矣。皇帝與太后乘輜。旁擁多兵保衛。其出宮時。恒在夜半。鮮有人知。經過之街坊。皆須收拾閉戶以待。亦不准探望。卽西人亦然。故西人每隱於百姓家中。由門隙窺之。別有多兵在前。每兵手執紫色之籃。籃內盛水。支那人所謂灑道清塵。卽其故事也。

及至陵行禮。固爲外人所不得見。但以意測之。不過焚錠帛。燃香燭。向神靈叩首而已。竊謂此禮亦無甚奇處。觀支那尋常人拜墓之狀。可以知其大畧矣。

據當時西人之會見皇帝者。言其尙在幼齡。身弱面黃。自外面觀之。似並無非常之材幹。又有人謂其主意不堅。雖尙肯用心讀書。未必有一定維新之念。且於維新之有益與否。亦未必深知。又支那皇帝向不出外游歷。以廣識見。良由風氣使然。且其律例。人民見皇帝。無不叩首者。子見父母亦然。故遊歷亦實覺不便也。迨皇帝旣年長。太后退位。不預朝政。但仍可特頒諭旨。故諸維新之事。往往爲太后

及其親信大臣所阻。且有何要政。亦得立召皇帝詢問。因見皇帝年輕。特於詢問之時。免其叩首。此節自華人言之。必以爲太后仁慈。特別之異數。而自外人視之。亦屬尋常事耳。我等應憶清朝自開國以來。嗣統之男。未曾斷絕。故數百年尙無女主。但先朝之舊臣已少。且年皆耄老。而國步即極艱難。其人民決不敢稍參末議。以定將來之局面。即朝臣中亦鮮有主張。惟恭親王閱歷較多。畧有進步。所辦之事。尙屬有益於國。惜仍須經太后之手。爲難之處殊多。而太后至今。究未嘗稍卸其肩焉。

幼主自謁陵回宮後。太后即以寵愛之姪女配之。立爲皇后。即其弟某公之女也。其意以爲將來皇帝之後。必出自太后一支。因皇帝已過繼於太后。無論立后立妃。必由太后選配。但選配之際。亦有無數女子。供其揀擇。此等女子。皆爲皇族。以聯姻天家爲榮耳。但皇帝皇后俱不能離太后之權力。即欲脫其羈韉。亦大不易。我等須知皇帝之不幸。身爲天子。而毫無自主。每有所爲。均不能如意。其左右亦

鮮輔導之人。半係無知識無學問之官監。異日苟有轉機。必須得材智之臣佐之。庶幾可望振作。迨振作之際。則非先朝所能及矣。支那已成一統之國。所有鄰邦亦稱和睦。其實列強皆從旁注目於皇帝之一人。若俄若英若德若法。耽耽環視。又遣派其工程師及包工辦事之人至華。冀收其利益。蓋各國皆愛支那商務之盛。務求推廣於內地。但華民甚衆。各國實亦無此鉅本。以爲辦理。各國又遣派有才識之外交官駐華。監察一切舉動。報其本國。故各國深知支那之兵船鎗礮。俱已完備無缺。但各國水軍陸軍之在支那者。皆不會操。特由各本國之公使。常往閱視而已。最奇者無論京城與別埠。美國人常少於別國。間有一二商人。亦必爲他國人所敗壞。至華官辦事。以欺朦爲長技。尤喜納賄。且多詭計。不但各省會之官如此。即北京亦莫不然。

支那幼主在此一輩貪污之官吏中。思欲整頓以致太平。大非易事。且華官不但無外交之才。與外交之識。即平日辦事。亦毫無條理。其所行之新政。數十年來。不

過購鐵甲船及巡海船數艘。請西教習數人而已。故於法日兩次交戰。俱不能得有佳果。其海軍固不能與外國開戰。即陸軍亦屬無用。雖有無數槍礮。又有新近改良之野戰礮與後膛礮。而用之不得其法。尙不能敵歐洲槍礮至少之國。至於募兵之法。亦無一定限止。並皆未經訓練。遣往前敵。又開戰之際。糧餉接濟。亦甚艱難。以如此之兵。欲與列強爭鋒。恐即遇英國之印度兵。及俄國之可煞克兵。尙難取勝。吾決其一經臨陣。必將望風先逃。縱有軍令。亦不能行也。支那又有礮臺數處。但其造法。草率不堪。更有地位。都未安置妥帖者。必待重行建設。方可用。倘徒恃似此之礮臺。以保衛地方。萬一敵至。則於敵必無傷害。誠爲敵國之幸事矣。支那鐵路未興。內地亦無可通之河道。故於行軍之時。大爲不便。以此而禦外侮。防歐洲各國之來。殊非易事也。

夫支那之戰鬪。自今以後。固難保其不常有。且恐其不久即當又見。及至此日。卽以一字定支那陸軍之結果。曰敗而已矣。旣敗之後。不但都城難保。卽皇帝及朝

臣欲思逃回滿洲。未必與英法聯軍入京之景象彷彿矣。蓋將來支那戰衅之開。可預決其不從海岸起。其事或在目前。或在日後。定推俄人爲戎首。觀俄國鐵路。離支那僅數百英里。其在黑龍江兩岸之租界。發動戰釁之力甚速。彼殆將從北方直逼京城。如元之忽必烈汗。及清之始祖。同此一種手段。俄既北來。皇帝及朝臣。惟有逃向揚子江。或內地之一法。倘逃至揚子江或內地。必經久戰。但其末後。又終必以敗字了之。於是國內既無寸土可守。一任勝我之人。如何安置矣。竊謂若有歐洲之兵五萬五千名。礮兵步兵騎兵各種。畧帶數隊。即可橫行於支那。而得其全地。但果遇如此之事。太后與皇帝之性命。仍可與英法聯軍之役。一律保全無恙。或謂法國欲在揚子江一帶分佔地步。則此時英與法亦必有爭鬪。而孰得孰失。則視兩國之機會若何。至欲多得支那之土地。則祇須各人各自爲戰。無待聯軍矣。

義和拳之肇亂。及太后專權。暴發其排外之思想。西國無人能先覺者。然則六箇

月以前之事（此書著於拳匪後六箇月也）足以使西人格外留心支那之教化與政府之舉動矣。但已經此挫折與支那立約之各強國愈應助支那之人民俾其維新。能維新即可有一番新景象。以顯其新閱歷。於支那政府不爲無益。故異日支那政府果有悔悟。當與各國較今日更爲和睦也。

第四章

本章綱要

世界各國注意支那並以支那爲公共之地 支那財政之分門 除海關冊以外支那無統計冊 支那歲入以田糧爲大宗 支那歲入之來源 地捐 鹽捐 釐金（或稱內地過往稅） 雜稅 海關稅 各稅之大綱 支那歲入與英屬印度歲入之比較 各人估算之數 支那政府歲出之數並無定額 估算最近之數 支那附利之公債 支那政府畏借洋債 支那人不踴躍借債與政府 政府私積亦無統計冊 支那財政善爲辦理之贏餘 支那亟宜整頓財政

世界各國見支那末次腐敗之情形。其目光直注於支那。將於支那之地。布鐵路開煤礦。鍊鋼鑄鐵。設立各種製造廠。果能如此辦法。所得工價及各項利益。殆無限量。支那未開之財源。漸次發達。歲入之款。亦從此加增。但有一事。支那政府。以後必於財政之分門。及歲入歲出之比較。明白核計。

自外人觀之。支那除海關冊之外。不聞別有統計冊。要之支那歲入。無論爲國家所用。抑爲省會中所用。爲地方上所用。皆係政府於人民之中捐得。

捐得之款。雖有別項開支。而以供給政府者居多。除海關入款外。省會所集。及本省之贏餘。皆存儲藩庫。以時直解京師。其留爲地方用者。不過最微之數而已。支那之官。其俸甚薄。往往不敷所用。故支那官場中。自上至下。凡有銀錢過手。輒思中飽。其歲入皆歸戶部。若農夫之秋收然。京官與外官。每以是而起爭端。至因賄賂爲御史所參糾者。亦數見不鮮也。

西人論支那之書。言及支那歲入。以偉廉之書。所著者爲最詳。但其所記之

數亦不盡可恃。余所知者有數款。見於一千八百八十五年香港所刻書中。即支那歲入之大綱也。其表如下。

支那歲入大綱有五

一 地捐

二 鹽捐

三 釐卡

四 雜稅

五 海關稅

地捐

支那歲入。以地捐爲大宗。凡東方各國皆然。此等地捐。歸州縣官徵收。故署中有地畝冊。設專人管理。地主之名。悉注於冊中。有換業亦須呈報改注。故地捐一項。極爲煩雜。近數十年來。地捐日減。考其原因。皆由髮捻兩次之擾亂。及甲午日本

一役之後。各處水災旱荒。連綿不絕。故據現在之歲入。以乾隆時較之。祇得三分之一而已。

支那地捐。皆著於紅皮書中。即經紳錄總數爲銀三千二百八十四萬五千四百七十

四兩。每兩值墨西哥銀一圓三角三分又等於美金七角又有額米四百三十五萬六千三百八十二石。但此數

乃十九周中世所定。自各省有兵亂旱荒水災以及他故。近日實收。不過值銀二千萬兩而已。

地捐又分爲二。一爲五穀捐。五穀之中。尤以米爲最多。其款須解京師。二爲豆麥捐。其款留作本省經費。支那出米之地。有八省。即在揚子江之南。與揚子江之下游。自太平之亂以來。內四省業已改爲折漕。當一千八百十三年之際。捐數祇有三百萬石。其後數年間。已增至四百萬石。近則與折漕總計之。不過一百九十萬石。是較前已減去二百八十萬兩矣。至豆麥捐近亦僅有三百萬石。合兩項所入捐數。約爲銀七百五十萬兩。支那於地捐無精於會計之人。故其載於冊者。皆不

甚足恃。若有理財家妥爲經辦。吾知其歲入必能加增於前也。

支那十八省面積約爲一百三十萬英方里。與大平原相近之數省尤肥美者。有五十萬英方里。故十八省除去礮礮。尙餘六十五萬英方里。皆爲可耕之地。故其可耕之地。等於四萬一千六百萬英畝。每畝每年出捐銀四分兩之一。即第一款進項。政府中應得銀一萬零四百萬兩。於現在所得之數。相差太遠。以現在之數。每年祇有二千七百五十萬兩而已。

鹽捐

鹽捐爲支那政府歲入之一大宗。因抽收鹽捐之故。特將全國劃分爲七大區。此區所出之鹽。不准運往彼區。每區所辦鹽政。大致相同。支那產鹽之地。或在海岸。或在鹵地。本無一定。而其鹽必由官定價。故鹽市皆設有官局。

至運鹽則歸鹽商辦理。凡鹽商皆在運司處領有執照。其發執照時。約計本年出鹽之數爲准。既領一紙。即歷年可用。每次許運鹽五百引。等於三千七百六十擔此等限制。永

遠不變。故鹽商所領執照。可以世守。與產業無異。領照價值自一萬至一萬二千兩。鹽商以官定價值付銀後。即可任運何處。存於鹽棧待售。鹽棧皆設於各大市鎮。鹽銷若湧。鹽商之執照。一年周轉一次。所得之利。每百分約有二十分至二十五分。

政府於售鹽之外。復抽若干歸釐卡經收。合兩項所得。每年共有九百六十萬兩。但其辦理之法。亦屬未善。自外人論之。支那鹽捐。決不止於此數。即政府亦儘可。不加鹽價。而保其進款有二千萬兩。且現在解庫之實銀。與外間之收數。約少二倍有奇。

釐卡

此種稅銀。由經過內地之商務抽收。係奉旨開辦者。自支那人視之。尙無礙於高等之律例。自外人視之。則以爲大不合理也。南京和約中。曾聲明內地無論何處。不得於洋貨抽釐。此洋貨亦無論在外國人手。中國人手。一律辦理。似茲明晰之。

條款。至天津和約中已經改去。自改去之後。歷經往返辨駁。而支那之抽收釐金。則依然也。

釐金一端。亦可爲收稅之新法矣。在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外人初得聞此奇事。而太平亂後。支那政府竭力籌款。遂以釐金爲全國通行之稅則。各種貨物之經過內地。無得免者。故外人亦稱釐金局卡。爲勒索之所。且此等局卡。密布於通商大道之間。其實抽收之款。萬不能涓滴歸公。所歸公者不過千分之一而已。

設局設卡。都歸省中大員管理。局卡之大小。視此路商務之多寡爲準。每局卡抽收之稅金。俱不甚鉅。但局卡太稠。運入內地之路稍遠。必經過無數局卡。重疊抽收。貨物之成本。便覺極貴。故其敗壞商務之力最大。而抽收之數。並無確實之報單。其解入國庫者。不過些微耳。此事人皆知之。無須詳言。余所欲知者。戶部每年由十八省所得之釐金。祇有一千七百萬至一千八百萬兩而已。

釐金所抽收者。大概有三項。一鹽。二菸土。三各種雜貨。此三項爲釐金入款之大

宗。鹽釐每年約有七百萬兩。其中三分之一。爲政府售鹽之利。餘三分之二。則鹽稅也。

菸土所抽之稅。每年約有一百萬兩。此款亦在釐金總數之內。但一百萬兩之數。乃由海關冊上查出者。菸土與鹽之稅合之得八百萬兩。以減釐金總數一千七百萬至一千八百萬兩。餘九百萬至一千萬兩。爲各種雜貨捐也。

雜稅

雜稅者一爲地稅房稅。皆按其時價。值百抽三。二爲釐稅。即揚子江灘低窪之田。不能耕種。每年所出蘆柴甚多。土人用以建屋。或供炊料者。三爲礦稅。但支那礦務未興。所得甚少。四爲落地銷場稅及土產稅。如絲茶兩項亦在內。五爲牙稅。即售部帖於當舖。及各商業者。六爲鬻官或虛銜或實職所得者。以上各稅。如得精於理財者。詳爲籌核。每年所得。可較多十倍。現在約畧計之。共有一百五十萬兩。

海關稅

自西人東來。支那即有新興之商務。於各口岸皆設海關。始雖收稅並不甚旺。近則日有進步。故海關歲入。已列於緊要進款之內。海關係奉政府之命設立。所收之款。直解京師。國家倚爲財政之一大宗。自用赫德爲總稅務司後。其屬下所僱用者。不論何國之人。收稅之法。大致值百抽五。現在各處海關。辦理已大有成效。每年中數又可增四百萬兩。故除各關開支外。可贖餘二千二百萬兩。別有經釐局抽收之土捐五百萬兩。

支那歲入之大綱列表如下

一 納銀之地捐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兩
二 納米之地捐	七〇〇〇〇〇〇	
<small>每米一石作銀一兩五錢並折漕</small>		
三 鹽稅及釐局所收者	九五〇〇〇〇〇	
四 釐金由各雜貨及菸土所抽者	九五〇〇〇〇〇	
五 雜稅	一五〇〇〇〇〇	

六海關稅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

七內地關稅

五、〇〇〇、〇〇〇

合計華銀七千三百五十萬兩即美金五千一百四十五萬圓

以上各項銀兩。並非直解京師。乃歸戶部撥取。又分一支為本省之經費。存於藩庫。臨用時提出。自義和拳之亂後。支那又將以歲入之款。賠各國兵費。必須加海關進口稅至值百抽十五。方足抵償。但海關如早收值百抽十五之稅。則其所收之數。可以增至美金一萬二千萬圓。蓋支那之財政。除海關外。無待詳為籌算。已可見其不能再有興旺。如遇旱荒水災兵亂之事。即屬不堪設想。非獨收稅之條例過壞。而其辦法尤壞。如以支那歲入之數。與英屬印度歲入之數相較。則支那人應知於財政。當竭力整頓矣。今將支那及英屬印度各歲入之數。列表如下。

地捐	印度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	支那	二、〇〇〇、〇〇〇
鹽稅	印度	七、〇〇〇、〇〇〇	支那	九、五〇〇、〇〇〇

英金

鎊

華銀

兩

支那

第四章

七十三

菸稅 印度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支那 五〇〇〇〇〇〇

以上三項 印度歲入英金 三八〇〇〇〇〇〇 支那 三四五〇〇〇〇〇

支那歲入華銀 三四五〇〇〇〇〇兩

支那戶口較多於印度。地土面積較大於印度。田畝亦較肥於印度。加以絲茶出口之稅。而歲入乃不如印度遠甚。此可見其條例與辦法之皆不善矣。如印度歲入之數。如前表無誤。則支那歲入。等於其四分之一耳。

各省因開支不敷。時借洋款以供用。俟收有新稅。始行償還。此等事早已習見。惟皆係督撫經手。作為本省之公債。亦有為政府所承認者。其償還之期。每於借款時約定。本利並清。今不但各省。即政府亦復如此。

戶部之度支。政府並不刊示。故支那每年進款出款。外人無從深悉。且有一千萬兩。不知其用於何處。

茲將歷年各人所估之支那進款。開列於下。除國家有大變動不計外。其餘每年

歲入前以華銀計者。今以美金折算。皆極易比較者也。

- 一五八七年據法國教士脫立高而脫 *Trigault* 所估者美金 二六六〇〇〇〇
- 一六五五年據甯耗夫 *Ninhoff* 所估者美金 一四四〇〇〇〇〇〇
- 一六六七年據麥迦而海吳司 *Magallans* 所估者美金 五〇四二三九六一
- 一六六七年據勒克姆脫 *Le Comte* 所估者美金 五二一〇〇〇〇〇〇
- 一七七七年據德瓜倪司 *De Guegues* 所估者美金 一一九六一七三六〇
- 一七九六年據巴路 *Barrow* 所估者美金 二六四〇〇〇〇〇〇
- 一七九六年據司叨吳吞 *Stanton* 所估者美金 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 一八三八年據麥赫司脫 *Medhurst* 所估者美金 二〇〇九五八六九九
- 一八二三年據支那文人所估康麥司 *P. P. Thomas* 美金 九八四八二五四四
- 一八四十年據支那紅皮書 即續編錄 所估者美金 七七四六二〇〇〇
- 一八八三年據支那海關 所估者美金 一〇六〇〇〇〇〇〇

支那 第四章

七十六

一八八六年據支那日報及各處報章

所估者美金 八七、三三〇、〇〇〇

一千九百年據新查出之數為

美金 五、四五〇、〇〇〇

茲更細為推算。可信支那苟能整頓地稅鹽稅雜項稅。及加添海關洋貨進口稅。至值百抽十五。又廢去釐金。以免妨礙內地本國與外國之商務。政府再派有安當精明之西人。管理其事。則其歲入必驟見增長。其增長之數。可得以下所開列者。

一地捐以華銀入算

可增至

一〇四、〇〇〇、〇〇〇兩

二鹽捐

可增至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雜捐

可增至

二、五〇〇、〇〇〇

以上三項合計可增至華銀一二六、五〇〇、〇〇〇

即美金 八、一五五、〇〇〇

四海關稅以美金入算

可增至

七五、〇〇〇、〇〇〇

二總數共得美金一五六、五五〇、〇〇〇

以上雖爲虛設之數。而亦非難事。果有理財家誠實經理。收效必能如以上所言。支那政府之度支定能寬裕。因現在之歲出款。不過美金五千一百五十萬圓。則每年可多美金一萬萬圓矣。此款即存爲後來之用。亦可作賠款之利息。

歲出款

支那政府歲出之款。無一定之總冊。近來購造鐵甲船、礮臺、大礮、及船塢、鐵路、軍械。與頻年修理黃河等費。其出款甚大。不但省會藩庫中。無銀可支。即部款亦多虧空。但政府用銀。並不先立預算表。待艱難之際。祇有節省之一法。又事事多借洋債。其償還日本兵費之借款。至二萬三千萬兩。其保人與抵押之物甚安。各國信之。故需用幾何。可以隨時借到也。

支那政府之出款。無論合理與否。終過於其歲入之數。欲補其缺陷。則甚無善策。蓋政府之辦法。不過減成醫官。及裁減廉俸。四處攤捐而已。

現在東方各國之商務。多流入中國。利源爲人所分。以致銀價日跌。故歲入不能適等於歲出。而政府於尋常辦法外。又祇有借洋債之一法。既借之後。其還時又不能不依時價。輾轉受虧。以下所開項款。是余前數年所查核者。爲歲出款均分之最近數。

一 文官廉俸合美金

一〇、三六四、六〇〇 金圓

一 步兵餉 六十萬名每月餉四圓

二四、〇〇〇、〇〇〇

一 騎兵餉 二十四萬二千名每月餉五圓三角三分

一一、九〇〇、〇〇〇

一 騎兵購馬費 每頭二十六圓六角六分

五、八五三、〇〇〇

一 騎兵步兵號衣費 每名五圓三角三分

四、四九〇、六〇〇

一 軍械費

五、〇六六、六〇〇

一 戰船費與蚊子船

一八、〇〇〇、〇〇〇

一 運河及轉運費

五、三三〇、〇〇〇

以上合計美金 八七、一二五、八〇〇

加入洋債利息美金 一二、五〇〇、〇〇〇

即以上各數觀之。已過於所估歲入之數。除洋債利息一欸外。所有開支。均以銅錢或銀塊付出。如庫中無存。即將此項扣住不發。

無定期附利之洋債

支那附利之洋債。不能定一準數。但至少亦有美金二萬五千萬圓。其保單上註明常年利息五釐。其利息付出甚速。

支那政府領袖之大員。以不向外國銀行借債爲勸戒。恐借洋人之欸。則洋人即欲干預內地之事也。顧近已不復視爲畏途。一至爲難之際。亦紛紛以不得不借洋債請矣。

支那政府之守舊黨。於立借債合同之時。辦事甚爲迅捷。亦頗誠實。凡明於支那情形之人。皆能信之。誠若是即欲借美金十萬萬圓。亦無不可。既得此借欸。則不

止。設賠外國之兵費。亦可自造鐵路。待鐵路既成。則歸還借款。可出之於盈餘。且將來盈餘。必能更等於此數。而儲諸國庫矣。

依以上之辦法而借款。於人民之有私蓄者。尤爲有益。所患者事事無統計册可攷。爲大不便耳。尋常恒謂支那乃一窮國。殊不知支那富人雖少。而民數甚多。合而計之。一國財政。多操於大商鉅賈。及殷實之官紳手中。如紳富俱願借錢政府。以造鐵路。開礦山。鍊鐵鑄鋼。設製造廠。所得利益。必能足數今日之歲出。但支那商人於貿易一道。頗能冒險。性情亦甚狡猾。用度亦甚節省。爲東方所著名。其在通商口岸。以商務致鉅富者尤多。惟有天然多疑之性質。彼此皆然。又官商太不平等。易於欺負。故論及借款於政府。則皆觀望不前。毫無踴躍。卽令其附股於合股開辦。歸本國主權之公司。亦不甚願意也。似此風氣。進步極遲。但以支那人之財力。救支那人之貧困。乃世界上最要之問題。支那人應知自開利源。安置其國家於穩妥之地。卽各國人民之旅居於支那者。亦同享太平之福矣。

第五章

本章綱要

支那教育之圈界 支那教育不外經營律例史傳三種 官與平民之自立 教化妨礙
國家之發達 支那應如何豫備高等之教化 宜以西方科學代支那腐敗之性理學
葡萄牙人與支那人最早之交通 西班牙人與支那人最早之交通 法蘭西人與支那
人最早之交通 俄羅斯人與支那人最早之交通 英吉利人與支那人最早之交通
東印度公司 美國人 支那官之妨礙商務 小船之時代 初至支那辨正教之教士
支那官在商務上之態度 行商 英國貴族那批亞 (Napier) 不與行商斟酌 英
國商人之舉動 烟土海關稅 鴉片之戰爭

以支那人置於別種人之中。易顯其有特別之教化。與歐洲美洲之人。大不相同。即今已爲維新之時代。仍與世界各國之趨向。正爲反對。凡有關於教育之事。不能稍有進步。夫支那之城鎮。與周圍之牆濠。運河與河內之帆船。及工藝製造。普

通學業。發達最早。均在西方各國之前。自見他書。不必詳述。今但以一端言之。即支那人之教育是也。支那人之教育。乃以四書五經律例。與支那歷朝之史傳。爲目的。無論何國之人。苟細思其教育圈界之狹。限制之嚴。即可知其無用。而其教授之法。又各按當地之風俗而定。亦無變動與長進。所誦習討論者。俱以孔夫子爲根本。蓋以孔夫子係先知之聖人。亦即一大性理家。其餘則講求孔氏門徒所紀錄。與發明孔氏一家言者。三千年來之學業。不過此一事之問題。凡載於經書。孔氏之遺訓。毋許後人辨駁。罪擬大辟。此種情形。實大有妨礙於民智。而支那之事事無進步者。爲此所阻也。故支那人之腦筋。有一定之模範。彼此相印。不能於經書之外。別出新理以自立。其靈動活潑之天性。已爲經書所束縛。成一種柔輓無力之質。自然有俯仰隨人。甘作奴隸之態度。如車軸之輻。萬轉千迴。永無脫離輪圈之一日。因其不知思想。亦即不知振作。此一大團體中之支那人。俱似無根之浮物。又似羣行黑暗之地。終身爲本國之文學語言所困。游泳窄小界限之內。

未識人民之權利。平等之地位。當若何解說。故於教育之圈限。並不覺其可厭。且甚囂然自足。以爲最良之法。間有不滿意之人。余知其此種異想。斷不能散布於支那人大團體之間也。故支那國勢。與支那人民性情識見之程度。每下愈況。其政府之腐敗。歷紀以來。一起一伏。似天然之更易。與時序往來。寒暑迭代無異。而律法則世世相傳。質點依然。毫無更變。雖蒙古人種入主。滿洲人種入主。俱與漢族爲皇帝之時代。無所差別。其尊敬孔子。信從孔子之教。不殊於平民。似已被習俗所征服。不能不從風而靡者。至治法必以性理爲根基。縱明知性理之學。已太陳古。終無敢訟言其是非也。

支那人民。與支那國勢。似尙在路德時代。又似尙在基督時代。各事皆與他人不同。蓋支那之人。未經睡醒。於外間之進步。概行茫昧無聞。所傳之宗教。與其陳陳相因之性理學。毫無振興之氣象。朝內大臣。較諸阿克拉脫 *Arkwright* 華脫 *Watt* 富而吞 *Fulton* 斯提芬生 *Stephenson* 模阿而斯 *Morse* 諸人。生平所遇之人物。

無以遠過。萬不能令支那國勢有進步之權力。故吾等近日所稱新近之進步者。在支那人固未有所知也。

支那之尋常小學校。於教育普及。均不甚有效力。其教育之法。二千年來。亦無改變。故現在所有之教育。仍與耶穌紀元初之情形。大致相類。支那以木板印書。已興於八百年之前。雖爲最早。而內地至今尙無報章。故世界之新聞。及其本國之窘迫貧困。未見有討論者。國人亦毫不知覺。所謂內地之支那。居民不知其數。然人數縱多。俱無造就時世之力量。亦並不以自期望。由此觀之。卽後來之永遠如故。有斷然者矣。夫欲人民之有新思想。必先有高等之教化。欲人民之有高等教化。必先安置於新思想限界之內。然則其入手如何。此支那今日之一大問題也。播新思想於支那人民之腦筋。借一二傳教士之力。能引導否。恃一二西教習之力。能開通否。廣刊報章與書籍。能化合於尋常社會之中間否。無論何人。如政府不與同心。能有興起教育之實事否。不得不令余以不能二字答之也。

在支那之人民。亦與世界上各處人民相同。欲有智慧之人才。必令自行經過若干思想。由閱歷變化而出。倘不過讀書識字。藉文學而得官位。驟責以辦理一切之國政。則各人有各人之意見。其中利弊。不必聰穎人即能勘透。竟無償事也。總而言之。人才由教育而得。支那之教育。固應以西方各種科學。易其腐敗之性理。即社會上之交通。亦必使與西方一律。方能扶起支那人民。與世界各國平等自由之人民對立。下至日用之器具。務當按照西制。亦足以使支那人民。領會西方文明之利益。又足以使知西方近日進步之程度。又足以使知西法實勝中法。然則檢西方已有之課本。以誘掖支那人民。必得甚大之效驗。人民得如此之誘掖。必由暗黑而步入光明矣。支那今日。需用而缺少之物尙夥。苟能一一指明。又教以最速最美之新法。以補平其缺陷。而開通其利源。若何造鐵路。若何管理之。若何開煤礦。若何運銷之。若何鍊鋼鐵。若何鼓鑄之。若何採五金。若何化驗之。若何興製造。若何整頓之。彼支那國內大臣之中。雖有一二輩。已明知汽船爲商務之

要物。又知鐵甲水雷。爲海軍中禦敵之利器。又知後膛鎗礮與西方兵制。爲陸軍所必需。又知電線通信之靈捷。但似此之人。已不多覩。內地大團體中。則全爲無知無識之流。於以上數端。猶未必通曉其大畧也。

現在畧有幾種振興。關於商務者。如汽船鐵路電報郵政之類。自此數種開辦以來。所用之工人。亦已不少。但經費過鉅。無從籌措。祇能與他國人合股。如礦局。鐵廠。機器製造所。陸續添設。所用器具。亦漸已改良。能如是則支那人民。以後所享之幸福。必較前更大。可惜虛過多時。而將來蒸蒸日上。必勝過天然之期望。所收之佳果。定能播散於各國於各人種。而同沾其利益矣。夫此等動力。今已逼近支那之邊界。所懼者彼無知無識之守舊黨見之。必聯合一氣。而出其死力以拒。不但阻遏西方之教化。必更阻遏西方一切之事物。故新舊兩黨。各上舞臺。而新者必須借重世界趨勢之全力。方能敵舊黨而勝之。此新舊黨在舞臺上之結局也。歐洲與支那。由馬可破羅 Marco Polo 時代。直至今日。常有交通。其初至支那。在

廣東省城上岸者。富來而俄多力克。Ernan Odoric 在一千二百八十六年。及一千三百三十一年。凡居廣東四十五年。曾論當時支那之風俗。如用魚鷹捕魚。男子喜養長指甲。女人纏足之類。俱見於其所著之書。是時尚有無數天主教之教士同來。准在各處游歷傳道。有葡萄牙人名班尼留脫果斯 Binetico Gons 者。自歐洲至支那。死於四川省之邊界。證明震旦與支那。實爲一地二名者。自此君始。支那初於外人通商游歷傳教諸事。無所禁阻。乃有懸歐洲之商旗第一乘船至支那者。爲葡萄牙人。名辣非魯潑蘭斯脫來羅。Rafael Perestrello 時在一千五百十六年。其次年又有一人至支那。名勿迭奈得恩迭來得。Ferdinand Andrade 與其弟名西門 Simon 同來。此二人俱甚奸猾。雖有開通沿海岸及廣東商務之功。而大旨專用巧法。以籠絡粵人。由此葡萄牙商之有膽量者。相繼而至。不可勝數。一千五百六十年遂據澳門。

西班牙人既取飛獵濱羣島爲屬地。一千五百七十五年卽至支那。一千六百一

十二年荷蘭人據澎湖。一千六百二十四年據臺灣。又在淡水基隆建造礮臺。以爲其殖民之地。又以其互市之場。並派欽使至北京。胡亂與支那通商。一千六百六十二年爲支那英雄鄭成功所驅逐。至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始與各國之人俱在廣東立足。其通商條款。載於天津和約上。

各國之中。派欽使至北京。以法國爲最後。在支那海岸通商。亦以法國爲最遲。但游歷之人。以法國天主教之教士爲最早。時在支那傳教。經其朝廷允准。毫無阻難。常以支那情形歸報。亦以法國爲最詳。故在十九世紀之初。各國游歷人。惟天主教之教士。不但推爲最多。並當推爲最熟悉者矣。

一千五百六十七年。與一千六百七十七年。俄羅斯人始由北界入支那貿易。與北支那人聯絡甚密。故北京政府與初立約時。交情似已甚堅固。一千六百八十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在泥舖求 *Nipchu* 畫押。旋經俄國大薩批准。至一千六百九十二年由葉斯撥蘭得脫一迭斯 *Ysbrandt* 攜至支那。俄國大薩又在一千七百

二十七年遣欽使至北京。欽使名佛賴底斯賴維區 *Vladislavitch* 支那朝廷。即准其在北京永遠設立使館。又准其開學堂。教俄人以華文。此使館至今尚在。其後又定黑龍江界約。覺與俄羅斯甚爲和好。然俄羅斯自土耳其斯坦 *Turkistan* 逼近支那之邊壤。犬牙相錯。袤延直至太平洋海岸。其包舉支那之形勢。甚爲危險。且從黑龍江至旅順口之鐵路。一經接聯。則其至支那也甚易。實爲後來之隱患。近日留心時局者。俱謂俄羅斯之勢力圈。不久將至黃河兩岸。並至黃河以南。揚子江之上游。凡黃河一帶。可以泊船。及無冰之口岸。俱在俄人朵頤之中。俄國外交之政策。尤爲奸詐無比。余於一千九百年十一月離開北京時。見俄兵官等均大言聲明曰。在滿洲與黑龍江旅順口之兵。俱爲暫時保守。即當撤去。其欺人有如此者。

一千六百三十五年。懸英國旗之船。一艘至澳門。是時澳門商務。平安未久。本地之人。爲難甚多。總以爭鬪爲結局。一千六百四十四年。又有一英商至支那。一

一千六百七十七年英商初至廈門。一千六百八十四年英商在廣東稍得根基。一千六百九十九年英國朝廷派開氣破爾 *Chapoon* 爲領事官。擬在甯波通商。又擬開通商口岸於北支那。一千七百零三年東印度公司將英國之商務在廣東交與一人經理。一千七百四十二年英水師提督安生 *Anson* 乘生脫禮痕 *Centurion* 兵船至支那海岸。此船爲英國兵輪至支那之第一艘。自一千七百四十二年以後。約一百年。東印度公司在各國中。獨擅支那商務之利權。一千七百九十二年英國朝廷派伯爵麥楷脫尼 *Macartney* 及兵輪二艘。專使北京。至北京後。頗留心考察各事。雖於外交上未得大利益。而支那交通之端。即從此開矣。英國朝廷又派貴族愛姆漢斯脫 *Amherst* 爲支那公使。一千八百十六年抵北京。因爭朝見時叩頭儀節。故至撤回。然五十年來終無人曾行此禮。支那亦自覺外人於斯。多不滿意。其後遂允廢去。是時英國在支那之商務。日有起色。支那官府。心懷妒忌。漸有閉關絕使之意矣。

一千八百二十四年東印度公司在中國獨擅商務之利權。已至末日。英國朝廷派貴族名那批亞 Lord Napier 者爲駐支那之商務大員。有貴族名拍羅買斯吞 Lord Palmerston 者。委令至廣東後。必將商務推廣至支那屬地。又囑其無論何事。俱當與北京政府和衷辦理。

美國商船至支那之第一艘。在一千七百八十四年。是時美商與他國之商人。均在支那將商務之根基。安置妥貼。且其興旺情形。亦與他國相等。同沾利益。而自始至今。從未與支那失和者。威廉斯 Williams 有云。美國政府。將美國之商務。與美國人之性命產業。全交與支那律法上。及支那皇帝之手中。悉歸支那保護。故支那以美國爲最可親愛之國也。

歐洲各國之商務。自通支那以來。皆有蒸蒸日上之氣象。其中當推英國爲領袖。而近年來在商務上。無甚交涉之事。

支那與各國之商務。起點甚小。當一千五百十六年由海面上初興之際。多爲葡

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貿易之法。雜亂無章。至一千六百三十五年。始有英國之商務。自是至今。英國商務。不獨較他國尤大。即其進步亦較他國爲速。且英國人凡有所需。一皆無待躊躇。直向支那政府強索。故其政府時時預備開戰。英國既如此勇往。他國隨後。亦沾其利益。縱爲支那人所厭棄。而英人自視。則固濇與如操券矣。雖然。支那將來失利權之處。尙不止此。吾恐後日受俄羅斯之壓制。殆十倍於英國也。支那西部數省。與西南部數省。與英屬印度相連。於英國之商務。亦均有害。凡平日留心支那時事者。俱甚信此言。英國近日以南非洲之戰。其注重亞洲之目的。未免稍弛。故各國之政策。皆得施之於支那。而支那至此。亦遂門戶洞開矣。

支那官府。初以爲外國之商務。不過及廣東而止。萬不料其散布如此之廣也。其後見外國商務之勢力。日形推廣。故亦勉勵支那之人民。出而與外人爭勝。自通商二百年後。外國商務。祇在廣東。均由支那人所設之洋行。向政府領有部照者。

經理。亦不許商人入內地游歷。僅得在洋行中眠食。至一千八百零七年耶蘇教會初次派教士至支那。猶居於洋行內。而支那商人與官長相隔甚遠。故其官長亦不屑與外國商人來往。外人之勢力。無論何如。不能及其官長與士類。以此支那人之教化。與其政府之律法。概無從探察也。

當外國人與支那官長毫無交際之日。是爲帆船通商之時代。其支那官長。一。來。外人悉置不問。東印度公司之董事。權力甚大。凡事隨其意旨所向。各國領事官俱無權以勝之。其後更覺恣肆。甚至時時漏捐。因漏捐一節。爲支那人所不滿意。出而阻難。遂各人爭各人之權利。其時領事官與中國政府既不交通。來去自由。其升旗下旗。支那官吏亦不知留意。各國因有商務在支那。俱不願與之開戰。祇於不得利益之商務。則暫爲停止而已。

故當時在支那之外人。雖已不少。而與支那人之教化。與其政府之律法。毫無妨礙。亦毫無改變。至一千八百四十三年。自通商以來。亦已多歷年所。終不得謂支

那人於在外國人之事。從未留心者。不過外國之教化。與其政府之律法。爲支那人所夢不到耳。支那人於外交。始終以不交通爲目的。故其官府之意。祇將外國之商務。決計置於一口岸之上。由北京政府定立章程。交與領照之行商辦理。雖在北京。已有接見外國公使。及特派之大員等事。但支那皇帝終不知公使與其特派大員之至支那。爲辦何事。一律以爲來朝貢之使臣。初不料即各國之代表人也。故那批亞至支那之時。兩廣總督仍命其在澳門居住。俟得照會。方能至廣東省城。那批亞一時不能得照會。即自行至廣東。其至廣東也。與尋常之外國人一律。支那無人接待。又不與行商相識。乃作一函致兩廣總督。函中稱謂係用平等。兩廣總督聞其至廣東。卽出示以曉諭行商。謂商務一項。祇須歸行商自行經理。若因商務而專設大員。爲從來所未聞也。國家照例設官。不過文武分途。文以治民。武以定國。至於商務則何庸特設專官哉。及得那批亞之函。更覺憤然。謂外國人豈得與總督並行。兩面各執意見。不能相投。幾至失和。而那批亞決不肯與

行商會議。定欲朝見。以便表明其爲英國之公使。兩廣總督又不肯收受其信函。怒其不依下屬上行稟帖之體例。自此商務亦遂停止。但聞支那人聚而大噪曰。逐那批亞出境。逐那批亞之船出境。

外人見支那官吏辦事情形。俱已顯出其輕視之心。恐僅以信函往來。反失英國之體統。無以對其國家與人民。而支那官吏亦恐英人闖入邊界。將佔據其土地。彼此爲難。躊躇甚久。卒至一事未成。徒費時日。然其時英國思於亞洲之南部。與東南部。加增其商務。俄國亦思於亞洲之北部。與東北部。加增其商務。

英國在廣東之商人。於是定一主意。遞稟本國之政府。請其派專使一人。及兵船一隊。至支那北方各口岸。以爲通商之進步。英國政府未經議准。以卽當時大勢觀之。固無人能定其成否也。爲英國之故。各國商務亦多爲所阻。英國政府於貴族那批亞之事。不復追求。一時報館之議論。多以此爲問題。公爵惠令吞 *Duke of Wellington* 亦與焉。迨後商務如常。各處新口岸居然開通。雖支那之官。不甚顯

意。而無法以抵制各國。各國之中。均一意推廣商務。又擬加添鴉片進口之數。以卓爾其樂秉生 George. P. Robinson 繼那批亞之任。即於鴉片臺船上爲辦事所。有謂英國政府。日以推廣商務爲目的。而與支那政府和平商酌。萬不能成。要非壓以勢力不可。於是獻計。擬令英國政府暫據廣東沿口岸一島。而未果。

卓爾其樂秉生去後。繼任者爲義律亞脫。Capt. Elliot 嘗假意與粵督往來。乃遷居於廣東。又許粵督凡事依支那政府之意辦理。均已簽字。當時爲鴉片一節。北京官員。與各省官員。羣起辨論。有一黨人謂吾既不能禁鴉片之不來。要須明定章程。以爲限止。蓋洋貨進口。不但於本國土產有礙。若有限止之法。亦不至利源外溢。又有一黨人謂鴉片乃極有害之物。無論用作藥料與否。應一律禁絕。

彼尋常西國商人。以極大之成本。販運鴉片。以害支那。且聯合公司。津津不倦。攘利愈多。流毒愈烈。余不忍出諸口也。大都當時英國人。無不專心致志。以作此項貿易者。支那道光皇帝。與其朝臣。立意不准以鴉片作藥進口。亦屬合理之舉動。

但後竟爲英人所辯駁。遂置不問。外人見鴉片進口之數。日益加增。又多方漏捐。出息更大。足以引誘無數西人效尤。而英國人則爲之領袖也。

支那皇帝覺其弊。欲重嚴限制之法。戮無數支那販運鴉片之商人。有偷私者。治以極刑。並焚燬其船。欲藉以堵止鴉片之不來。究之終未能成也。

支那商人因鴉片獲利者。與外國商人相仿。各關卡之官。所受賄賂。尤屬不少。時有廣東巡撫之子。并在其內。海岸上防守之兵亦然。支那政府深惡之。特取販運鴉片之支那商人。戮於廣東某洋行門首。以示警。外國商人聞之。從洋行中出而逐之。又欲逐圍觀之人。於是互相爭執。毆鬪多時。外國商人見大勢不敵。退入洋行內。縣官乃率兵卒與差役在場彈壓。自此之後。政府與人民。俱深恨西人。於凡作爲鴉片貿易者。俱視作犯法之輩矣。

其後五年。支那政府特派欽差一人。勒令外國商人具結。不再以鴉片進口。簽字之後。仍不遵守。欽差大怒。又勒令將所有鴉片一律交出。以便焚燬。義律亞脫與

商人皆允之。計共繳二萬零二百九十一箱。約值美金一千一百萬圓。全數燬去。英美巴西等國之商。凡十六人。俱問以徒罪。驅出境外。其留者均須重行具結。永遠不運鴉片。自是所有商務。爲之一阻。亦爲之一變。顧未幾時。海面上載運鴉片之船。來往如常。貿易亦未嘗稍減。雖不能明運。而私運之獲利。固尤勝於明運也。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十二月六號。出有一示。令英國商務。概行停止。是年之末。兩國遂行開戰。

英國政府欲支那賠償所燬鴉片之價。其問題在議院已辯駁甚久。其報館亦常著爲論說。英國遂揚言將與支那開戰。以維持商務。

其時遣往支那之兵船五艘。汽船三艘。運兵船二十一艘。一千八百四十一年七月四號。至支那海口。第二日卽有三千兵登岸。旋得定海。又二日。水師提督義律亞脫。與船主義律亞脫。奉英廷之命。派充全權大臣。至舟山。以英首相拍路買斯敦 Lord Palmerston 之信一函。交與在寧波與在廈門之支那官。令轉呈皇帝。各

官不聽。於是舟山遂爲英兵所得。英兵又圍攻揚子江與閩江之間一帶海岸。俱大擾動。又進兵北支那。將近白河。復致函直隸總督。令通知北京政府。遲延日久。辯駁多次。支那政府始派全權大臣。在廣東與英全權會議。當時沿海各省。招兵防守。異常戒嚴。而英兵調動甚靈。得陸地與礮臺數處。及中國全權至。已不能中止矣。

一千八百四十二年正月二十號。英國兩全權聲明議和條款。必將香港全島。與泊船港口。讓與英國。賠兵費六百萬圓。准英人在廣東通商。與官吏平等往來。方能將佔據之地。及被擒之人。一律交還。支那驟聞此種和約。萬難遵從。政府亦立意將謀反之洋人殺盡。以絕根株。乃重又開戰。英兵離廣東省城五英里。廣州府插白旗以降。此城遂落於英人之手中。及訂立新和約時。以美金六百萬圓贖回。英大臣亨利拍聽加。Henry Pottinger。與提督威廉拍克。William Parke。於八月由英至支那。凡有兵船九艘。汽船四艘。運兵船二十三艘。兵三千五百人。攻破廈

門、定海、鎮海、甯波、及乍浦等處。直至揚子江。又毀吳淞江之礮臺。遂得上海。其後支那以美金三十萬圓、將上海贖回。是時英兵歸貴族篩路倫 Salween 所統帶。進逼揚子江。由鎮江儀徵圍攻南京。支那之兵屢戰屢敗。政府乃重又議和。和約定後。其最要者如下。開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處爲英國通商口岸。護香港全島。賠美金六百萬圓。償還在廣州燬去之鴉片。又賠美金三百萬圓。爲英商損失之財產。又賠美金一千二百萬圓。爲兵費。通共美金二千一百萬圓。限於一千八百四十六年正月一號交付。凡支那所擄之西人。概行釋回。助英國敵支那之支那人。免罪不究。訂立稅則。定中外往來公文之格式。其英國所得之地。俟支那將各款繳清。即行歸還。

英國兵已獲全勝。而和約之中。仍未提鴉片稅則。此最可怪者也。據云當時支那之全權大臣。於辦公之時。並不辯論鴉片稅則之事。反私與亨利拍聽加 Henry

Pottinger 商酌。但鴉片稅則一日不定。則英人一日不允議和。此次和約以商務

爲最重。英國既出全力以爭商務。約章之條款。支那人自覺不能令鴉片不復進口。亦不能減少鴉片進口之數。人人以爲深憂。謂從此鴉片流毒無窮。或謂宜設法令英人禁種罌粟。此事與英國法律反對。非英國權力所能及。或又謂英人如不將鴉片運進口岸。可將稅則重定。

雖然。英人固不肯中止也。雖當時表面。有不准多運之說。而其後仍源源而來。蓋英人此次之失信。致他國亦招支那人之仇恨矣。但外國人在支那貿易。除美國人以外。並無違依律法辦事者。卽有違背約章。亦無人敢阻止也。

余請得而斷之曰。觀此次鴉片之戰爭。知外人在廣東。雖有二百年太平之商務。其實與支那人民。及支那政府。毫無裨益。不過令其知外人皆嗜利無厭而已。自通商以來。支那所得之利。僅銷去絲茶若干。買進洋貨若干。而支那所失之利。則過於當日賠償鴉片之款千倍。從此成爲支那人民無窮之禍水。雖然。支那與各國交通。都歸其商人經理。故於支那之態度。與其習俗。不能有所改變。卽其政府。

亦未嘗警覺。地球各國。幾不識支那爲何等帝國。而支那則自通商起。直至南京立約止。常斥界外之國爲蠻夷。又以爲各蠻夷國。宜歸支那皇帝管轄。又指外國公使。與其辦事大臣之來者。皆屬納貢之專使。

自鴉片爭戰之後。此種妄念。畧已消除。雙目漸張。知新近各國之兵力。果爲強盛。并知支那人數雖多。若與外國開戰。萬難取勝。一旦有事。本國之政府。不能爲之保護。非但賠去無數兵費。且開無數新口岸。闢無數新租界。並許英國政府以治外法權。各國又援例以請。雖前次戰事。不在局中者。亦得一律均沾。向無辯駁。此無他。支那政府。初不知其中利害何如也。用是外人憬然於其平日高大之氣象。俱屬虛僞無實。亦並不自欲振興其商務。爲通商而生戰釁。反覺累人不淺。及稅則與章程已定。以爲從此國家如釋重負矣。旣而廣東商務重興。各口岸亦開通甚速。美國人與法國人。旋與支那人訂約。美國商約。訂於一千八百四十四年。由喀蘭撥喀新 (Caleb Carrington) 所定。其中條款。甚有次序。亦頗明白。至一千八百六

十年，各國俱以爲藍本焉。支那受此一番大創，又賠兵費至美金二千一百萬圓，而鴉片仍然進口，不能禁止，亦遂相與安之。此鴉片戰爭之結果也。

第六章

本章綱要

訂立通商條約 商務加增之速 設海關 廣州與廣州人之貿易 夾板船之戰爭
與美洲人第一次交涉爲難之事 英吉利俄羅斯法蘭西與美利堅之要索 支那皇帝
與支那政府之大震動 聯軍兵船進白河 議和 和約簽字 和約允許之最要端
大沽礮臺 英兵被逐 聯軍重進白河 佔據礮臺 進攻北京 和約批准與交換
咸豐駕崩 攝政之人 現在皇帝在右之勢力 支那缺少西方之教育

太平一亂，足以興起支那國中之教育，亦足以引進支那外交之思想。其勢力直達於政府，與其領袖大臣。故李鴻章、曾國藩、曾國荃、左宗棠，與數千無名之武員，日夕爲戰事與外人合於一處。自此方知外國之兵，與其用兵之法，實勝於本國。

如使洪秀全當時受耶穌教之真道。復延聘有能力之西人爲顧問官。或者可與西方各強國聯合。必能全得支那之地。傾覆腐敗之政府。無如其漸昧初心。凡事不甚留意。而狂妄自尊大。假情顯露。於是西人無復信之。凡外國機謀勇敢之士。皆願爲官兵竭力。以勦滅爲主義。洪秀全之終得無榮耀之末路。職此故也。但雖未成事。全國俱爲震動。因此遂有常勝軍。常勝軍所到之地。支那人由此得見外國人。而洋鬼子之故事。徧傳於里巷。亦無人不讚美。旋爲支那皇帝所誇獎。知外國人在支那。立異常之大功。故賞錢賞爵與華爾德。Ward 又賞黃馬褂與戈登。Gordon 上諭通行各省。雖其時內地風氣。未能全開。而經此一番戰爭。未嘗不爲支那進步最有效驗之先聲也。

外國人在支那。既有此勢力。故五口岸之商務。俱覺異常鼓舞。支那之外國人數。驟增三倍。汽船公司。漸行創辦。出入於遠東之洋面。外國居留地益漲大。其文明之輸入。亦由此起點矣。

前次辦理和約。支那人與外國人。兩面各還遂意。外國人又要求得在通商口岸。及本城附近之地居住。並得有治外法權。支那之官。不知公法之關係。遂將本國之主權。讓與外人。由此支那始有租界。租界之外國人。悉歸領事官管理。辦理租界一切之事。雖有中國地方官會審。而其權却在領事。英人與法人。又要求租界內審判支那人之權。

和約既成。商務亦日有起色。外國人之來者亦漸多。但不諳華語。需用繙譯。其經營貿易。皆託諸老鍊支那商人。即所謂買辦是也。但此等充當買辦者。半爲廣州人。因廣州通商最早。已有二百餘年也。其所通之英語。另有一種。名之曰生意話。廣州人頗能勇往謀利。因此支那北部。與支那中部之人。平日仇恨廣州人。與仇恨外國人一律。

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太平之亂。波及上海。所有關卡。俱移入租界之中。因斯時辦捐之人。本爲廣東行商。其才能與信實。素爲外人所信。故有此事。至抽收西國貨

物進口稅。由英美法三國領事公選。卽落於懷特 Wade 之手中。以其熟悉華語也。懷特去後。英領事雷以 Lamb 繼之。雷以去後。卽爲赫德。自歸赫德以來。辦理尤妥。各通商口岸所收之稅。皆有成效。在支那舊法之上。其在海關。每年爲支那加添進款。至英金五百萬磅。等於美金二千五百萬圓。但此數尙爲值百抽五。且其所收之稅。亦甚秉公。實銷實解。故海關日見多設。又在各通商口岸。汽船出入之地。立有浮橋塔燈。近年來又設巡船。又代辦鑄錢局。郵政局。又測量各處之水道。以免汽船遇險。凡支那政府所未及經意者。都已預爲布置。又查緝私土甚嚴。已無偷漏煙稅之弊。由此觀之。若非任事之人。精明強幹。斷不能到此地位矣。

雖外國商家多用廣州人。且在廣州城之貿易亦最大。而廣州人之與外人爲難。亦較別處尤甚。當太平亂時。將及廣東。外國商人有與聯絡者。常售以軍火與軍械。後廣州人在廣州自立。以此毀去房屋無數。傷害數萬人。在廣州租界及香港之領事官。俱無權以禁止本國貪心之商人。故其事愈壞。此時支那總督。固執異

常。無論何時。俱不肯與外人接見。祇以專制之法。對付外人。於外面情形。概行不知。惟日議禁偷漏私土而已。於是英人得大機會。在香港之貿易。日有推廣。以香港爲自由之海口。將其轉運貨物之水脚。貶價以誘支那商人。俾用其船以運貨。一年中偷漏之私土。實屬不少。支那稅關。任其如何查緝。概可置若罔聞。葡萄牙人在澳門。又設有猪仔行。拐支那人以去。此時洋面不甚平靖。搶劫之案。視若尋常。注入英國船冊之支那夾板船甚多。俱屬販運私土與猪仔。旋爲支那人所知。將船拘住。下其所懸英國之旗。英領事官怕開斯 *Perkins* 與香港總督約翰保林 *John Bowring* 聞此消息。立向支那官索賠。而總督決意不認。閱時已久。竟未見有償還之信。

至一千八百五十六年。英國在支那擾事未定。美國人又初次出而與中國爲難。其故因支那礮臺誤開一礮。適對美國兵船之舳板。擊斃一人。美國水師提督安姆斯脫勞 *Amstrong* 之座船。與英國兵船山甲新徒 *Jan Ininto* 拍斯冒何斯

Portsmouth 立番脫 Ler. Art. 相近。見此情形。立開礮攻擊。礮臺即爲所得。其時礮臺上之兵。死者數百人。當時英人並未與聞。既有此事。立即請印度之英國政府。添派兵隊。一面函達英國請示而廣州之事。英國又特開議院。其時英屬之印度。雖有斯怕以 Sepoy 一種人作亂。仍在支那整頓南京之約。欲駐公使於北京。政府以禮接待。又請法國俄國與美國相助。一律要索。歐洲各國。爲此派全權大臣至支那。美國亦然。一千八百五十六年之年終。此等公使俱乘極大之兵船而至廣州。即下哀的美敦書於兩廣總督。又聯兵六千上岸據廣州城。兩廣總督與所有大員皆爲所擄。重選支那之官。在廣州城內。立一新政府。歸聯軍保護。以爲暫時之計。廣州人見外國人仍用支那官問事。俱服其公道而有禮。

當時聯名各國之中。惟美國與俄國。並不十分爲難。但隨英法兩國之後。以要索各種利益。亦甚如意。各大員遂定計致函北京政府。支那皇帝與朝臣得函。大爲震動。仍不願在京城接見各國大員。因接見外人。爲從來所未有之事也。於是政

府以含糊之辭答覆。各國大員見未應允。即將水師聯合。美國兵船與俄國兵船亦從之。同向白河進發。攻其礮臺。又派辦事大員往天津。既到天津。北京政府即派兩大臣接見。即在天津開議和局。各國公舉英國大員以路簡 Eggin Lord 爲議和領袖。支那人於此時。自覺方寸已亂。無論外國人若何要索。無不如響斯應。故和約立卽成就。但美國與俄國預受政府之囑咐。不必過於逼迫。故以路簡辦事。不甚與兩國大員商酌。蓋此次固專以勢力恫嚇者。而支那人亦不知其中詳情。不問利害。概行應允。有英國兵官嘗謂人曰。是役也。雖爲四國聯名。而出力者祇有兩國。此兩國已將支那吞入喉間。其餘兩國。不過旁觀袖手而已。然其利益則一體均沾。彼專制固執愚蠢之支那政府。事事聽命之餘。幾令各國亦無顏以再開口矣。

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七月第一體拜。支那皇帝已將和約批准。四國亦各簽字。聯名之兵船遂離白河。未幾因重校稅則。英國爲欲減煙稅之事。幾將和約難住。然

和約既成。煙稅亦減。蓋支那欲減煙稅之用意。不過令其不再偷漏耳。約中又申明離海一千英里。揚子江上游之漢口。開作通商口岸。淮西人居住貿易。又准教士往內地遊歷。到處傳播福音。又准外國派公使駐北京。但此時四國之公使。俱未至北京而回國。

自聯軍兵船退出白河之後。支那大員重在白河口。修造毀去之礮臺。又在白河一帶。添兵堵守。防其重來。政府又派欽差至上海。辦理外交。此公使盡其外交之手段。以與英法之公使。商議朝見儀制。但空有此行。毫無成效。

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六月二十九號。英國立意。又發兵再攻白河。旋爲支那人所敗。戰死者八十九人。受傷者三百四十五人。水師提督撻替那路（*Thames*）所坐之快船。亦爲支那人擊沈。故支那人相傳此次白河之血。比水還濃。是役。多用拖船。以運載兵卒。

美國大臣俱在北塘登岸。取道進京。爲朝見之儀制所阻。亦不滿意而回。支那皇

帝旋允於朝見時廢去叩頭之禮。准其屈一膝以代。華爾德定議回至北塘。以便在北塘交換和約。因美國和約並未批明定在何處交換也。

英國兵由白河退出之時甚速。亦甚靈巧。於是與英聯名之法國計議。將其議和公使重派至北京。開議和約。此次兩公使來時。其兵船與運兵船約在二百艘以外。水陸兵二萬人。較前次尤多。

一千八百六十年七月。各國公使已至之眾。而和約條款。尙無消息。不久聞英兵退出白河。又聞和約須在北京交換。即擬行至北京。欲支那承認聯軍之兵費。而支那人尙無一定之回答。聯軍既不得志。祇能沿海岸而往直隸。至北塘口即行登岸。北塘口在白河之北。相距十英里。此時已攻破大沽礮臺。向天津進發。天津防守雖嚴。但聯軍一到。尙未開仗。而天津已得。

支那人即出而款待聯軍。惟仍未肯將所要素之條約允許。其款待之意。不過藉以遷延歲月而已。西國公使見商議不妥。又發兵向京師進發。行未及遠。即又停

止。支那亦發兵阻其進路。防守甚密。又派大員來與公使商酌。意在逼公使從速換約。聯軍之中。遂派巴夏禮 Henry 於公地相見。支那大員接待巴夏禮甚優。而巴夏禮察出支那統兵官僧格林沁已埋有伏兵一支。與聯軍爲難。即欲回至本營。在途中與其同伴。俱爲僧格林沁所獲。解至北京。以殘忍之法相待。聯軍知支那已欲背約。立發兵攻擊支那兵。支那兵大潰。得大礮八十尊。又將其營焚燬。又有數次小戰。皆取勝極易。支那皇帝乃出奔熱河。居於滿洲邊界。留其弟恭親王在京辦理和局。是時聯軍又進攻附近北京各處。搶劫圓明園。並縱火焉。以上支那監禁巴夏禮。待之甚爲野蠻。又令執白旗投降。故即圓明園以爲報復也。支那政府無力以阻聯軍哀的美敦之要求。和約批准。互相交換。聯軍在皇城之中。頗覺大張威風。欲支那政府以英金十萬鎊。償擄獲之人及其家眷。又以華銀八百萬兩。償聯軍兵費。又以香港對面之九龍讓與英國。又准各國在支那招工。又准外國公使駐北京。朝見時。以平等之國相待。永遠裁去叩頭之儀制。法國亦一

律得有賠款。惟並不再鬪租界。別當償其北京所毀之禮拜堂學堂義塚教會地基房屋。自是以來。支那此種事。亦數見不鮮矣。

以上戰事。漸已平定。各國所要求者。亦經允許。但各國人於要求之外。另有要求。故尙未爲安靖。北京城牆已轟去一大段。惟宮殿不至露出。支那皇帝與朝臣俱已逃去。須俟聯軍離開。方行回來。此等大創。實爲支那向日所未曾有。亦不料外國之兵。果具如此力量也。既書押允接見外人後。未幾駕崩。故尙未實行。聯軍即趕緊退出。至不開北京爲通商口岸。及外國人居留地者。因其不便之處。已預有人查出。故不以要求也。中國政府回京後。居禁城內。嚴閉四門。以避外國駐京之外交官。深畏與之來往。而公使與聯軍務逼政府。令其於晝日中揭面帕而相見。不許再行推辭。經此一番。於是代理政事大員之新思想。頗有進步。辦理政事。亦畧近文明矣。

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八月十七號。咸豐皇帝駕崩。其子同治即位。不過六歲。因其

年太幼。一切朝政。皆皇帝之叔恭親王代理。即位之初。即川美國駐北京之公使百靈根 *Beringame* 爲往西方各國支那之公使。此時政府甚聽從其言。於是令支那與各國重訂新約。派學生至美國學習西方各種科學。當時各處甚爲平靖。重見振興之氣象。各國公使。又以求見爲請。商議許久。遂得如願。免去叩頭之儀制。年幼之皇帝。一聽其本族之人位置。至一千八百七十五年正月九號。又駕崩。政府之事。直至一千八百八十六年二月七號以前。俱爲攝政之人代理。

以前所論之正宮皇后。在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四月四號薨。政府之大柄。悉歸於西后之掌握。此二人攝政有二十年之久。此二十年中。兩宮皇太后獨攬大權。其時外國公使。及外國官員。無論品級之大小。俱未接見。雖公使近駐北京。亦無法與其政府聯絡。且勢亦甚小。一切事宜。都與大學士李鴻章商酌。因其能肩此責任也。公使於中國情形。不甚知悉。全恃領事官攷察呈報。凡公使所提議。政府大員。從無即行承認者。政府與位分最高之人。俱住於禁城之內。外人不能時見。而

公使祇有往來總理衙門之自由。總理衙門。雖爲辦理外交之地。其中大員。仍與政府大員一律。非奉上諭。不敢輕動也。

恭親王一不執權。所有派往外國之學生。尙未卒業。即行調回。而所有外人向不認識之守舊黨。又在政府鑽營矣。

幼年之皇帝。親政未久。外國公使特又請見。此次方經允准。儀制照約章所定。有人疑斯時皇帝之父。與皇帝之叔。在內助理朝政。因皇帝尙少閱歷也。其實皇太后常出干預。大權仍在太后手中。然則太后攝政。掌全國之大權。約居百年四分之一。仍不願畧有退讓。又能管束皇帝之舉動。蓋以其本屬精明強壯之女子。自乾隆以後。執政妨者。已當推爲最聰穎之一人。全國倚以爲重。其與恭親王。俱用祖宗之制度與律例。訓示皇帝。故各國人都思及皇帝。將以何法。方脫此二人之勢力。太后稍有外國之思想。亦屬無幾。恭親王至天津。大沽。旅順口。煙臺之時。曾見外國兵船與大礮。並與外國領事官相見。在親王中實爲第一次。又與李鴻章

往來甚密。由李鴻章所辦海軍衙門。而得攷察西法甚多。因其亦爲海軍衙門有分之大員也。時時於皇太后前論及鐵路電報汽船之益。一千八百八十七年恭親王薨。於是大權專歸於太后。凡願支那與各國和好。及願支那之振興者。皆大失所望矣。太后無論何事。俱欲顯才力於外。以逞其專制之能爲。又防備外人心最嚴。於引見之外國公使。頗多疑忌。自與日本開戰之後。大受重創。太后胸懷之間。更添煩惱。疑忌亦愈甚。初時本不肯批准和約。然無可如何。則將議和之李鴻章。撤去直隸總督之任。及總理衙門之差。以洩其憤。

時至今日。而太后辦事之方針。尙無定見。仍依舊法。由六部大員議奏。其平日於商務武備。或陸軍水軍。推廣鐵路。開採礦產。俱不甚注意。初未知其中之利益。故一切新政。悉交與朝中守舊黨人辦理。守舊黨概以因循粉飾。糊亂塞責。雖然。太后於新政。雖不甚留心。自敗於日本後。亦畧有進步。不但干預朝政。即內務亦畧不釋放。見皇帝尙無子嗣。頗以爲憂。皇帝不獨不能辦事。亦且遇事無權能辦。太

后則每怨恨當日選登大位之誤。蓋皇帝身體甚弱。自幼已然。至成人之後。仍未強壯。雖常有文明之思想。但無奔軼之精神。雄奇之氣魄。故常受壓制。毫無所用。非惟氣質柔輒。即才力亦復萎靡。加以左右無人輔佐。而太后亦因皇帝爲所擇立。從幼撫養。爲選妃后。故無一日俾脫襁褓。且太后現在之位分。即爲皇族中之首領。族中事亦有權管理。荒謬與篡竊之情形。久爲外人所洞悉。而太后遇有要端。皆祕密惟恐人知。即其家事。亦復如此。

各國政府。於要求各款中。以教務爲極難措辭之問題。此時各國各教會之教士。散布於支那大陸者。約有一千五百人至二千人。所設之禮拜堂及醫院學塾無數。信教之門徒。與學塾之學生醫院之病夫。此等多人。組織而成一教務。時須支那官吏留心保護。有事則欲其從公判斷。故支那官吏以教務一項。爲交涉中最難辦之事。詳見下章。

第七章

支那 第七章

本章綱要

在支那各國教士之權利 天津教案 法蘭西與俄羅斯之賠款 各國教士自立之徵
末 設同文館 百靈根出使 在美洲之支那留學生 美洲支那留學生回國 皇帝
之有全權 遠東交涉歷史之新紀年 中東戰事 日本之真文明 支那問題與日本
問題之不同 日本戰勝支那之決疑數 日本人之到處皆勝 支那人之驚奇 美國
助支那與日本議和 皇太后初時阻難和約後又批准 支那之敗爲歐洲列強所詫異
賠兵費與日本 俄羅斯租旅順口與大連灣 英吉利租威海衛 支那與俄羅斯之
密約 准俄羅斯西伯利亞鐵路有經過滿洲之權利 德國租膠州灣 支那政府爲歐
洲各國要求之事所激動 團匪之亂爲支那之大患

戰事之後。各國外交官所要索之事。尤以教士至支那行教爲最要。此種權利。後
載於天津和約。在一千八百六十一年。至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各國傳教。與本地
信教之人。未免常遇危險。殆由不能照約保護所致。且各國教士。無論男女。或遊

覽各省。或留居內地。支那多以異民相待。故教案時時間作。天主教來支那最早。其禮拜寺與以外之產業。已在二百年前。耶蘇教在支那。又設無數教堂。學塾。醫院。徧於通商口岸。京師與省會中亦然。

一千八百七十年六月二十一號。天津土民。出與天主教爲難。法國與俄國之教士。被害者二十人。並毀法領事署。及禮拜寺。育嬰堂。攷其緣起。由於當時舉國之人。皆信謠言。謂天主教之修道姑。在育嬰堂中殺小兒。取其目與心以調藥。無知愚民。一唱百和。竟肇巨變。迨政府知之。查辦又不甚踴躍。耽延日久。尙未結案。各國見不能重懲罪魁。卽派兵船至天津。於是支那政府允賠華銀四十六萬兩。以與法人。俄人亦得償兵費。又允將焚燬之房屋。蓋造修理。又允各處地方官。一律保護。不再致生禍亂。是役也。法國政府得四十萬賠款。俄人亦得分潤。而於各教士並無利益。由是支那人之視教士。更不介意。惟政府中又恐外人藉端要索。乃定一章程。以後凡來支那之外人。在居留地界限之外。或遊覽。或傳教。皆許領護

照一紙。以便經過之地。由官吏妥爲照料。自此外人蹤跡所至。無論男女。尙爲平穩。教案亦漸減少。但內地支那人見之。仍俱相與屬目。以爲怪異。而政府給憑之意。亦陽以保護爲名。陰實爲之限止。故其章程非有護照。不准自入內地。於是外人之往來。不復能得自由。此即爲支那政府隱防外人之奇策也。

在支那之商人與教士。其自立之權利。甚爲微末。不能及於其上流社會。故傳道多年。並無甚好之結果。信教者亦不甚踴躍。且細攷之。各會教士。無論男女。辛勤勇敢。日以福音至各城鎮宣講。非但傳播福音而已。亦可爲高等文明之先聲。俾支那明西人之並不是鬼。實係一種有學問有仁慈之百姓。其來也。乃行善而非行惡。然支那間有明白之輩。尙欲聽聞。其餘不甚信者仍多。於是教士設無數醫院。又立學塾。以科學爲教授。備有儀器各種。在各大城鎮之上。開通其風氣。欲令支那人知外國之教育。較勝於中國。吾知以後出於教會及學堂中之人。定能大有進步。但直至今日。其名爲士類者。遇有基督教人聚會演說。無不掩耳疾走。謂

吾等祇知有孔子。除孔子以外。世界上不得有聖人第二。即親見耶蘇與釋迦。亦斷不能輕爲所惑也。然則彼教士者。欲以其道傳遍支那。庸非萬難之至。而空費時日乎。然佛教在支那。有無數人宗仰而崇拜之。其信心甚堅。支那自古以來。究不知其爲何種宗教之國。有佛教。有回教。有孔教。有道教。近又有基督教。一一灌輸於支那人之腦筋。試問於各教中。究認何教。則人人不能自定。故支那可名爲雜教之國。支那人可名爲無教之民矣。究之即彼儒者。實未嘗篤信孔教。而孔子亦並非教宗。不過一種倫理學。爲論性家最高之派別而已。且支那人又於風水星相占卜諸術。迷信尤深。無論官紳平民。遇有細事。必就術士前一詢禍福。支那之士類。與其執政大員。守舊者居多。一旦欲盡去之。頗覺爲難。且京官中御史之權最大。有封奏之責。而守舊尤甚。令皇帝無從得新思想。以爲實行之地。故御史雖不干預六部之事。實則爲護衛成法。維持舊俗之人。所上奏摺。必援引祖宗制度。斷斷辯駁。大都無知之謬說。至其平日所爲。不過彼此攻訐。揭人之短而

已。

朝中大臣。既俱由士類出身。尙爲角弓羽箭竿矛木艇時代之人。過去已久。其與利明吞鎗。克虜伯礮。鐵甲。水雷之近世。年數相差。不知幾許。猶幸支那各營。已經購用。並仿設製造廠。船局。礮臺。各省又有海軍學堂。陸軍學堂。通商口岸。並有西文西學之書院。故政府亦開一同文館於北京。以教官宦子弟。創立同文館之奏摺。爲恭親王所上。後歸總理衙門各大臣辦理。攷其宗旨。並不明西方各種科學之源流。但言西方工業機器。出於算法耳。

章程既定。即聘丁韞良爲總教習。丁韞良係美國著名修學信道之士。並請分教習多人。雖守舊黨日與反對。而奏辦之案。無可如何。直至拳匪亂時。館中學生。較從前尤盛。

丁韞良寄居支那有年。辦理同文館事。甚爲出力。又熟於支那歷史。頗知支那人之性情。故甚與政府大臣往來親密。據云。當一千八百八十二年。恭親王已不預

朝政。而其進步之念。尙未減損。然當執政時。政府中之有勢力者。都不願新學之輸入。支那皇帝又爲十三齡之幼主。初不能自定方針。卽恭親王之宗旨。初亦游移兩可。迨後稍明大局。照約接待各國公使。乃得一機會。微有開通。而前代未曾享受之新思想。至是始漸能領畧矣。

此種大有盼望之文明。蓋距今三十年前。已經發現。並有高才之士。畧得西方科學。及其經典律法之屬。於是繙譯各書。以備教育之用。而平日素無新思想之人。亦漸鼓舞其精神。日以變法爲號召。思得一進步之新機。皇帝又召見支那少年有學問者。列入軍機。以備辦理新政各事宜。又多派欽使領事官駐各國。爲支那之代表。其時支那工人。又有赴外洋謀生。得利而歸者。本國之人見之。不勝豔羨。從問西方各國商務興盛之原因。無不欣喜欲狂。願本國振興。得與西方一律。遂羣起而敵守舊黨。於是人民中新舊之戰爭。時有互相攻擊之勢。皇太后既知新黨之所爲。乃用其權力。盡情驅逐。甚至置之死地而後已。但支那維新之事。以後

如何結果。吾人亦不能預料也。

全歐羅巴在支那之商務教權兵力。與美洲之在支那者亦相等。惟開導風氣。維持和局。究能至如何程度。及支那將來新舊交闕之變端。一時皆不能斷定。而其初有一最奇最有益之事。卽派美國人柏靈根 *Hon. Anson Peringne* 爲欽差是也。按柏靈根本係駐北京業經辭職之公使。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十一月。支那政府以爲駐歐美各國之使臣。其出使之時。另有欽差之人。與之同行。又有隨員文案及僕從若干。此事在支那雖覺創聞。要可爲一切進步之先聲。又爲支那對於外人之新政策。并開鐵路造電線之大起點也。柏靈根於一千八百七十年二月卒於俄京聖彼得堡。曾訂約章各條款。然自恭親王退位後。事事棘手。其榮耀亦遠遜於前矣。

柏靈根出使外。又有支那學生一百五十名。於一千八百七十二年。派往美洲各學堂肄業。學生於言語上之進步頗速。且在美洲六年至九年。故成學者亦甚多。

或告支那政府曰。彼等幼年出洋。已將其本國之國語遺忘。甚且不知有本國者。至於風俗律例。聖賢經傳。史家掌故。益復茫如。亟應一律調回。於是特派御史前往察核。據實以報。未幾覆奏已到。毫無褒獎之語。學生遂各遣歸。支那人亦賤視之。未嘗畧爲位置。故有已回支那。而戀戀於美國相待之優。較勝於其本國數倍者。又有改換服式者。又有一切舉動。皆與美人無異者。余遊歷時。亦嘗遇見。年在三十五四十五上下。大半以英文充教習。或爲繙譯。或在電局發報。或在洋行寫字。其不得志可知矣。據其自述。謂支那向不重視西學。故歸國已久。別無大用。雖國家屢言變法。至今尙仍故轍。大官要秩。自有老成謀國者在。此輩皆守舊無學之人。支那雖號稱大國。然歷年已久。今日已有龍鍾之態。不可復問前途矣。余聞其言。似非無稽。試觀李鴻章亦不過一八股中人耳。於西學初無所知。其在支那權位之大。幾無其匹。或者將來明白之人。本有官階爵位。一旦執掌大權。爲皇帝所親信。庶幾通知西學者。有昂首之一日乎。夫支那政府。果能聽柏靈根之言。終

可與環球列強爭衡。皇帝年力又強。有權以馭其羣臣。大小官吏亦有權以馭其百姓。故皇帝之進步。即各官之進步。各官之進步。即百姓之進步。誠如是富強殆非難致也。惜支那竟無一人敢倡言於衆曰。西方教育之科條。勝於東方。亦無一人敢倡言於衆曰。西方政治之程度。高於東方。二者既不願承認。斷不能以西方之法。強納諸東亞之大陸。故支那在地球之上。以最富最強之大國。變爲至貧至弱。皆爲若輩所誤也。如支那人工最賤。本應富於各國。乃所有礦產皆不開採。無非爲上人所束縛。故以今日之支那。與同受日光之各國相較。無可比賽。莫由一顯其人民之本領。然則後日欲得一好結果。必自官始。因其官先受教育。而後以之表率其人民。方能有濟耳。

日本之戰勝支那。實爲歐美列強遠東交涉歷史中之一新紀年。世界各國。於日本未與支那開戰以前。皆不料日本進步如此之速。在尋常遊歷與住居日本之外人。皆謂日本仿効西法。於新態度新狀貌之間。有非常之進步。出人意想之外。

迨余至日本時。識日本西國之顧問官。與日本領袖大臣。在美國留學新發達之青年。往來既密。方知其志願之宏。所學於西國者。一皆有效驗。幾與西國不相上下。余因尙未詳細致察。故不能瑣述。但覺其深謀遠慮。毫無浮動躁妄之氣。方知遊歷與住居者所謂異常進步。非謬言也。然則日本之改革。乃真實之改革。日本之文明。乃真實之文明。而其進步亦爲可畏之進步矣。大都日本政府。全在朝臣手中。而其朝臣則皆聰穎特達。卽相助爲理之人。亦多從歐洲美洲學成而歸。天姿英偉之新進。全非舊時之貴族。乃其所居。則卽數百年前上等貴族之位。精明強幹。兼能忠誠愛國。與各國之朝臣無異。此日本之進步。所以亦幾與各國無異矣。當美國水師提督潑而利 Perry 於一千八百五十三年。遊歷日本之時。據其所言。謂世界上專崇排外主義之國。無過於日本者。阻止外國工藝。外國學問教化之流入。亦無過於日本者。彼日本人自以爲在世界上之學問教化。已占高等。又自以爲日本之工藝。亦世界上當推爲第一者。故高心滿志。不願與外國交

通。以全力抵制外人。但外國之勢力。不肯一旦離日本而他去。日本之商船戰船。又不能與外人相敵。其鎖閉之外交政策。適以引逗無數人之環攻。於是有志士數輩。忽由其國躍起。奮呼狂叫。而成一進步黨。然守舊黨見之。不覺大驚。亦出其全力以相搏。故進步黨與守舊黨爭戰。流血無算。糜財亦無算。方有今茲再興之一日。蓋守舊黨既爲進步黨所敗。進步黨所爲。漸有可觀。終得一好字之結果。從此國家將其一切舊習。與好舊之心。置諸一旁。而專求高等文明之進步矣。

以上俱爲日本三十年中之情形。而此三十年中之進步。至今未嘗一日稍停。全世界之人。皆見日本由進步之起點。直至進步之未定點。其中間經過之進步力。一一真實。余每思以後支那。無論何時。必能爲歐洲與美洲合共之權勢所激動。使支那與日本。有同樣之結果。成等式之態度與狀貌。然余又欲問將來究用何法。方足令支那生日本之感情。蓋日本與支那之問題。不但程度不合。即其族類亦非一致。支那大陸。幅員最廣。按其面積。過日本二十五倍。按其民數。過日本十

倍。故問題之中。不能與日本同日而語。但亦有相同者。支那國民與日本國民。皆爲都蘭尼亞 *Timorina* 一種。其相傳之性理學。亦本屬一家之言。且同崇邪僞之風俗。同行直下之文字。同具畏外之思想。同有憚改之性情。但支那人少自立之心。無勇往之氣。此卽所爲末路之終不同也。雖然。不久歸於一律與否。固萬不能預料。而以新近窘迫之事機觀之。要亦無難決定也。

日本自有進步以來。常欲一試其新得之效力。於是與支那開戰。當未開戰之先。余已料支那必爲日本所敗。且日本兵在直隸海岸白河與北塘之間。極易登岸。又極易向天津北京進發。乃相隔未數月。余所料者皆可應驗。然日本與支那之戰事。因抗拒高麗之半島而成。其開戰之時。不圍攻直隸。亦不直搗北京。祇沿鴨綠江。佔據遼東半島。並攻破防備甚嚴之旅順與威海兩海口。

此書不爲記載而作。故其詳細概置不論。事在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夏秋之間。世界各國。聞支那人到處皆敗。日本到處皆勝。皆不勝詫異。即支那人亦自驚奇。

且有太平之亂。中法之役。素稱善戰之大將。皆無力以止日本得勝之風潮。而與小島上之人對壘。北京政府皇太后。與總理衙門之親王大臣。始大駭。擬請各公使出而向日本調處。各公使俱未允。於萬不得已之中。派一無權之張蔭桓。至日本議和。日本不願接待。張蔭桓即回。其後方由美公使田貝 Colman Denby。勸支那應派李鴻章。並與以全權。庶幾和議可成。李鴻章既至日本。未及爲日本狂士手鎗所狙擊之時。其兩顧問官約翰富士德 John W. Foster 與威廉派夫立克 William N. Behrick 已將和約之條款取到。又允暫時停戰以便商訂。其第一件要素。即認高麗爲自主之國。又讓出遼東半島與臺灣島。又賠款三百兆。以海關銀分五期交納。後因李鴻章受傷。其顧問官往復爭辨。減去一百兆。又開通新口岸數處。准日本人享受在口岸上各種之利益。和約既定。已由日本天皇批准。而支那朝廷皇太后與守舊黨重出阻撓。有議李鴻章爲賣國之奸者。不知此種難題。李鴻章前苟無美國顧問官。又無美國公使。又無總稅務司。之數人者。從中

相助。萬不能成。幸而旋亦批准。以後遂相安無事矣。

中日之戰。爲歐洲列強所注目。及見支那大敗。各國皆甚詫異。自此遂得一經營支那之新政策。俄德法三國相合。以外交之壓力。阻止日本之要求。欲日本允以遼東半島讓出。支那政府贖以華銀三千萬兩。又允將所得支那之地。概行歸還。所賠兵費。借於德法兩國銀行。日本見三國聯名干預。不得不准其所請。然爲時未久。俄羅斯即又要索支那。允其造鐵路一條。通於旅順口大連灣矣。又允其租旅順口爲無冰之港岸。有造礮臺設防兵之權矣。當三國聯名干預之時。英國雖有助日本以拒俄德法之意。但仍欲借銀於支那。以賠日本兵費。而支那政府則並不願。故英國遂以勢力逼支那。租其威海衛。以便與旅順口大連灣抵制。威海在南。旅大在北。支那直隸海沽之門戶已失。後支那又與俄羅斯私立密約。據聞此約當李鴻章奉使俄國。慶賀加冕之際。已經簽字。雖有一二端漸行洩漏。其中緊要關係。至今未能詳悉。大都謂西伯利亞之鐵路。可在黑龍江一帶。愛嫩地方。

通過滿洲全境。由齊齊哈爾與哈爾濱及海參威相接。但有一定年限。屆期則將所造之鐵路歸還支那。約既成。滿洲地方。俱爲俄國鐵路線所達。即附近鐵路之處。亦皆爲俄軍所保守。又許其在保守界內。設立警察。又許其運載鐵路材料。與一切需用之機器。均得免稅。俄人獨獲以上之權利。其經畧滿洲之心尤亟。而卽現狀觀之。固久等於俄羅斯之屬地矣。似此新政策。眞爲俄國對於東方之大進步。不但得一無冰海岸。爲爭東海主權之要著。卽於商務一端。亦較各國程度。高出。一等。現在西伯里亞鐵路線所經過。及俄軍佔據之地段。已有四十五萬英方里。在此圈內之居民。約有四百萬。至於樹林礦山與可耕之田畝。價值又不知其數。俄國在支那。有此一番經營。全世界幾爲所震動。英與日本。尤爲注意。故二國亦欲聯合。在東方擴張其勢力。與俄國頡頏。德國因之。深恐落於他人之後。亦向支那政府租膠州灣。一則振興商務。一則駐兵以備將來。法蘭西爲當日同出阻止日本者。亦在支那東南部頗有推廣。其所得利益。局外不能盡悉。但欲取廣東

與四川以爲屬地。則顯而易見。世界上人。無不心知其意者。

各國在支那所經營。其將來之結果何如。自表面上視之。亦無從勘出。卽支那政府。亦未必能深知也。然外人之耳目。都已爲所震鑠。最可怪者。則支那人仍毫未知覺。初時未嘗不畧有激動。乃爲時既久。卽漸漸懈怠。行無所事矣。支那政府。又恐李鴻章與日本別有私情。褫其官職。奪其政權。其餘人所辦之事。更不必問。惟有竭力以崇拜俄國而已。故日本和約。與俄國密約。支那皇帝。別無他言。

數年前余已論支那爲無骨之大漢。其左右環立多人。眼明手快。注視於旁。以備將其四體支解齶割。彼大漢者。既無力以抵拒他人。又無力以保守自己。恐此種饕餮之輩。必得遂心果腹而後止。今觀各國以壓力壓其政府。政府以壓力壓其官吏。官吏以壓力壓其人民。重重積累。而人民之銜恨結怨於心者。已非一日。近年各處。又時有水災飢荒瘟疫。於是有團匪之亂。然團匪之亂。不獨百姓身家性命之患。以現勢論之。從此引各國之入手。亦非支那全國之福也。其說詳見下章。

第八章

本章綱要

拳匪後列強和約之利益與其圖謀 俄國在支那比於英國較高之程度 俄國與英國在支那勢力之界限 俄國在列強中之獨立 俄國與法國合力之圖謀 法國對支那之政策 德國在支那之地位 英國在支那擴充其屬地與商務 英國能得揚子江 日本在支那最高之程度 與支那訂約各國之利益 美國在支那成爲純粹通商之國 美國無意於支那之土地 美國對於支那之原政策 支那將來爲煤鐵商務之大國 自聯軍佔據北京以來。凡與支那通商之各列強。俱竭力施用其機謀。以經營其利益。於是與支那交涉之事甚多。其最有關係之數端。一時尙難判論。卽歐洲各國政府之眞宗旨。亦無從深悉。蓋支那之問題。向爲推廣商務之一種答覆。至拳匪亂後。則於答覆此問題之中。未免畧示祕密。其注意所在。祇能於發現上定之。亦祇能在過去上定之。將來之成效如何。無從預決也。

即現勢以觀。其注意處果屬真實。則將來中國之土地。必爲英國與俄國所瓜分。斷斷無疑也。俄與英皆在亞細亞有大勢力之國。其勢力幾布滿亞細亞之全洲。俄國之勢力。散遍於亞細亞北方。由烏拉山至太平洋。英國之勢力。由印度緬甸。直推至蘇彝士地峽。與紅海。又小亞細亞。阿拉伯。波斯。亦在其範圍圈之內。雖近日俄國在波斯之勢力。過於英國。然俄國之屬地在一旁。英國之屬地又在一旁。此兩國之勢力。真有並駕齊驅之概也。

十年前余已論及英國與俄國。定將其東方之屬地。推廣至阿富汗邊界。以後即在此處再立瓜分支那之約。初覺其甚易。因斯時兩國之方針。同指於一點也。但趨勢如此。必有一番血戰。故至今未能如願。而俄國竭力在太平洋之北。欲得無冰之口岸。又竭力在波斯海。經營出海之通道。俄國無論何事。外人甚難知其陰謀。即現在之政策。究無人洞悉其底蘊。惟機會已過。俄國亦自覺進步之難。而於前日之雄心。微形冷淡矣。

俄國既以一計未成。遂東向而造西伯里亞鐵路。通過滿洲。爲運兵至支那與極東各處之捷徑。並順便經營滿洲之利益。有此鐵路。不但可以脫離英國之手。而顯其獨立。且亦可以脫離英國在海面上之權力。一旦各國聯合以攻俄。則甚易將全國之兵。與軍火。迅速運集。而無事之秋。又得相機宜。擇時日。以定將來之布置。

西伯里亞鐵路者。即破解支那問題之運動力也。雖俄國在世界上爲至窮之國。然其經營支那之政策。在列強之中。可爲有獨立之精神者矣。其海軍與陸軍。皆足擾亂支那全國。彼歐洲列強。祇能用其全力。以攻擊俄國於歐洲之地。而俄國沿支那北界一帶。以及西伯里亞。雖合歐洲各國之陸軍海軍。萬不能侵犯或截斷俄國在北支那與滿洲之兵勢。而遏其經營極東之政策。彼之至支那也。不過過一沙漠並無數平原。皆鐵路已通之地。其來甚易。故於支那之疆土。多取亦可。少取亦可。任意而爲。決無與之爭執者。且其對於支那。不但與各國一律。更將推

廣屬地於極東。以救其窮。

俄國經營支那。與法國最有同心。彼此各悉宗旨。法國已在越南立定根基外。又推廣至南方。與支那之東南方。現在已有之屬地。以面積計之。有二十四萬二千七百四十二英方里。境內居民。有一千八百萬。蓋俄國與法國。俱專以瓜分支那爲政策。擬將支那各省。併入版圖。以與其屬地相接連。惟其事俱未易成耳。且越南與滿洲。又爲支那東部十三省所隔斷。雖在北緯之上。其目漸推廣之界線。已移過二十度。而俄法兩國。仍欲達其瓜分目的。於十三省。不過礙於英德日本之梗阻。以致尙無機會之可乘而已。德國英國與日本聯合。亦足以抵止俄法。自今而後。恐終不免出於競爭也。

余詳思支那之問題。終不能忘情於法國之在亞細亞東南也。法國在亞細亞東南。專意推廣其屬地。且常有獨立之心。與歐洲他強國宗旨不同。其在亞細亞東南。所得民數與土地之出產。已至極高之地位。年復一年。人類競爭之勢愈烈。

觀法國本國之情形。大概所入不能抵所出。又爲平原上人衆所累。逼迫已極。不得不推廣屬地於外國。以爲殖民之計。便於與他國爭勝。非但如此。又欲擴充其商務。令人民在貿易上大獲利益。或銷行本國之貨物。使其本國製造之法。漸行改良。法國果有此大志願。大盼望。今日之政策。已爲決定無疑。縱亞細亞東南。不必概入其版圖。亦必極力經營。無稍退縮。故駐京法使日以爭支那之利益。救本國之窮苦爲目的。卽以上所言。法國與他強國比較。無論孰是孰非。要之其在支那。可謂得利常多。而失利常少矣。

德國向支那租得極美之口岸。卽爲膠州灣。及在山東省周圍之地。經營商務。以便與俄國所租之旅順口。英國所租之威海衛並峙。然俄法聯盟。其在支那之布置。必能償其非常指望。德國既租得膠州。或者可由此擴充。而山東河南江蘇。必不能逃於其商務勢力圈之外。由此觀之。德國在東支那。亦已立有根基。將來政策。或永久在一方。或散布於全國。不能一定。總之其必當實行之兩事。非推廣屬

地。即擴充商務也。今觀其在東支那之勢力。可以隨便問支那要求各種利益。任所欲爲而後已。

英國租得威海衛。又經營與香港相近之九龍。蓋以爲權力尙有所未足也。且其海軍雖強。不足以達俄羅斯與支那毗連之疆界。又不足以抵制俄國鐵路線之奔衝。但以形勢觀之。英國在支那推廣屬地。與擴充商務之心。較各國尤甚。然俄法既聯盟爲一。共赴支那之會。則英與俄法三國。如西方之俗諺。兩人同進一門。必有一人落後。兩人共騎一馬。必有一人居前。將來孰得孰失。自可目覩。顧俄法之目光。注射於東方者。較勝於他處。而英國在支那專求商務上之效力。故支那之土地。已俱爲俄法所佔據。而英國至今未得險要一處。

美國政府於列強對待支那之情形。早經洞晰。而美國對待支那之政策。則與各國宗旨。全不相同。其在支那。不過欲與各國同沾利益。初未嘗覬覦其土地。歐洲列國之經營支那商務者。以次序排之。英國自當居第一。不但商務。且時令其國

民分支那人之利權。近日歐洲各國。因有商務在支那。每年皆添其陸軍海軍之力。以備因之而開戰。各國無論何人。莫不以此爲最要之問題。此顯而易見者。其他又擬製造貨物。以極賤之價。銷行於支那。爲無形之競爭。則英國之所有志未成也。今美國距支那。較近於歐洲。製造既精。貨物亦美。成本極輕。轉運最便。故在支那市場。翹然出英國之上。英國見美國在支那貿易之興盛。與之相對而並立。不免視爲商務上之大敵矣。

英國經營東方之政策。自克賴甫、Clive 海斯定斯、Hastings 威立斯來、Wellesley 約翰勞倫斯、John Lawrence 及愛姆漢斯脫、Amherst 與愛爾貢、Lord Elgin 諸人以來。已經數次改變。所得之地。與所得商務之利益。已駕各國而上之。自與南非洲開戰後。經營支那之政策。畧覺懈怠。美國政府乘此機會。鼓勵其人民。在支那推廣商務。美國各報中亦常以支那商務發論。然英國自思歐洲列強。皆注意支那。雖在南非開戰連年。亦不能將腐敗之支那。拋置於一旁。至其在揚子江

一帶之權利。又得支那政府允准。不許外人分沾。其所以致此極高之程度者。亦由他國之舉動。逼其前進。故在商務以外。又竭力加添兵力。並欲得一聯盟之國。以爲之助。但就海軍論之。要足保其由英吉利至印度緬甸。而雄長於亞細亞矣。且其所得亞洲居地之民數。亦較俄國爲多。若經營東方。可卽印度緬甸爲根本。以之瓜分支那。視他人爲尤便。因襲取於後。旣不必叩門而入。又無須用本國之兵士。祇須驅印度兵由揚子江上游。直搗東南。如以二十五萬人爲不足用。卽五十萬或百萬。亦屬甚易。但此等亞洲之印度兵。祇能蹂躪支那。萬不能與歐洲節制之師爲敵。倘於英國本土遣兵。以若干人數計之。其將官必不敷用。軍餉亦虞不足。當由坎拿大、澳大利亞、紐齊蘭、三處調集白種之將官。而兵餉一層。亦須由英國政府出而告借。但英屬印度兵。訓練之精熟。苟在亞洲而與支那開戰。已無不能取勝之慮矣。此外英國尙宜多設鐵路。以備運兵之用。非惟印度緬甸。並應布置於支那。雖經費甚鉅。而日後不難收回。鐵路旣成。商務益可擴充。并爲人民

多一效用之地。此其將來發達之端倪。無待詳論。而現在已有顯露。恐不久世界歷史中。皆將操筆而記之矣。

日本之在支那。有可期望之處甚多。自戰勝以來。其勢力更大。雖所佔之地。爲俄德法所阻。已經退還。但既得賠款。亦不能謂之失意。因與支那隔海相連。一葦可渡。有事之秋。運兵於沿支那各港口。不難隨時登岸。暢所欲爲。至其有維持支那之宗旨與否。無從臆斷。當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之際。北京已入其掌握。欲得支那朝廷之位。固覺甚易。卽於歐洲列強未出阻止之先。爲支那立一新君。亦非難事。但日本於是時自覺力量之未充。並知歐洲列強。必將起而干預。乃爲勢所迫。非其本意也。既已如此。遂立意經營高麗。又得遼東威海。以據水陸之要道。乃遼東威海。亦不能如願。而畧得補償之兵費。與商務之權利。已未始非日本之大幸矣。伊藤博文與李鴻章。初嘗擬合力以拒白人。其後支那人。與日本人。皆諗知支那無能與外國爲敵。遂作罷論。

日本對待支那之政策。向與美洲相似。近爲歐洲三大強國所迫。不得不隨之而變。但俄德法之經營支那。志願易償。日本惟與英國合力。庶幾足相抵制乎。

余於俄國對待支那之政策。已詳論於前。其竭力欲佔據亞洲東部與北部之土地。又佔據與支那相連。外人不能侵犯之鐵路線。而暗中却背人由鐵路線以圖謀支那。全不借重他國之力。法國對待支那之政策。亦仿效俄國。特較難耳。至於德國。或與俄法相聯。或與俄法爲敵。皆能自由。其已得之膠州灣。非獨爲商務起見。一旦俄法有瓜分支那之舉。亦可從中同沾其利益。

他如歐洲與支那訂約之各國。如西班牙。意大利。奧斯馬加。比利士。荷蘭等。其商務上所得之利權有限。交涉頗少。但自茲以後。亦將隨列強之後。有經營支那之心。比利士與荷蘭。本爲法國所率領。於是亦得沾其餘潤。若西班牙。意大利。奧斯馬加。則方相機而動也。

至於合衆國之初心。不過專爲商務而來。故歐洲列強。在支那之舉動。除商務以

外。美國毫不干預。並無意於支那之土地。固千人皆見者也。現在已得飛律濱島。頗在該島整頓武備。不過以飛律濱爲海港及屯煤之地而已。但支那亦有數處。可以作爲海港而屯煤者。如福州、杭州、甯波等處。皆合於美國之用。或永遠佔據。或以爲擴充商務利益之根本地。未始不可。但現有人論美國與英國將海軍合於一處。足可維持開關支那之政策。後又有人辯駁。謂如此不獨當預備供給。即海軍之勢力。亦須加增。然余以現勢觀之。英美果欲行所謂開關支那之政策者。當無一國出而阻止。然亦無一在海面之強國。可以敗壞俄國之機謀。彼英國與歐洲列強。久有聯合海軍之意見。惟美國向不預聞。因美國本無得支那土地之心。故不願畧有干預之迹。而失其純粹爲商務國之美譽。是則近日歐洲列強與美國。在支那所佔之地位。度皆遠遜於俄國矣。或曰。美國整頓飛律濱。夫飛律濱既落於美國之手中。即爲美國有意在亞洲得屬地之證。所幸者美人之權利。在世界上。都非由爭土地而得。其所表見。不過傳教之權利。通商之權利。當可免被

他人議論也。

察現在英國之大勢。境內所產之煤。已將用盡。煤價日增。英格蘭五金之大貿易。漸行減退。多移歸於美國。再數百年。美國之煤。亦必告罄。而次及支那。支那之煤。鐵最富。固人人所深信。以後支那。必因煤鐵而成爲世界最強之國。但自理學家判斷之。支那到彼時代。在白人之手中。或在黃人之手中。不能預知。以余而論。支那之全國。仍爲黃人之國。不過四處皆有白人居住而已。蓋似此問題。在今日無可回答。即使美洲人在亞洲立有根基。定其政策。亦不能破解此問題也。

惟美國之人。別住一大洲之上。在北太平洋與東亞遙遙相對。故商務之利益。尙能勝過歐洲各國。將來揚子江之流域。凡係通商之各省。美國商務。必可與他國抗衡。至於歐洲土產與製造之貨物。斷難較勝於美洲。故美國最近之思想。專以開通海道。減少運費。使其價值視歐洲爲賤。支那必樂於美人來往。而無論歐洲與亞洲之商務。必爲美洲所獨擅矣。

今者美國在支那之商務。自團匪亂後。已大爲改變。將來必有興盛之機會。可以預知。蓋美洲商務之點。已徧達支那之全國。故所得利益。不在他國之後。若支那政府。能保守支那人之主權。維持其疆土。皇帝復位。重懲罪魁。不致再生禍亂。歐洲列強。雖有聯名以瓜分支那之意。一時亦難於入手。如是則美國將來商務之利益。亦非他國所能較勝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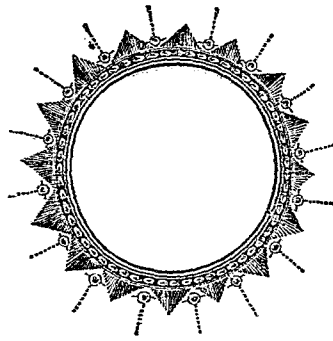
支那終



光緒二十九年八月初五日付印
光緒二十九年九月廿五日發行

支那

定價大洋四角正



著者 美國 魏禮森

譯者 香山黃斌
東吳范禕

印刷所 廣智書局活版部

上海英界大馬路同樂里

發賣所 日本新民叢報支店

上海英界四馬路老巡捕房對門

上海英界大馬路同樂里

總發行所 上海廣智書局

6

264134

